2025年国际小学生电脑创意
写作比赛得奖作品集

创意笔23

ICLC

圣婴小学出版

鸣谢

新加坡作家协会

刘瑞金先生
陈彦熹女士
陈　帅女士
王丽珊女士

为各地作品评审核准

创意笔 23

2025年国际小学生电脑创意写作比赛得奖作品集

顾问：冯文芳主任
编委：全体华文老师

出版：圣婴小学
Holy Innocents' Primary School
5 Lorong Low Koon Singapore 536451
Tel: 65-6288 6516　Fax: 65-6287 6393

设计 / 制作：玲子传媒出版社私人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5年8月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前言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在数码科技日新月异、教育模式不断革新的时代，华文写作教育也与时俱进。“国际小学生电脑创意写作比赛”秉持融合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科技的精神，迈入了第二十六个年头。我们从一项跨区域的合作起步，如今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广受欢迎的国际写作平台。

今年的比赛延续了以往的热烈反响，学生们通过这个平台，不仅展现了他们对华文写作的热忱与才华，更呈现出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与富有创意的表达。评审们欣喜地发现，无论是在表达传统价值观方面，还是在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方面，参赛作品都屡屡突破预期，整体水平日益精进。

本届比赛的题目设计延续了一贯重视创意与文化内涵的原则：第一题以“40年、40艘神秘船只”与“一把能解开谜团的钥匙”为引，引导学

生展开天马行空的想象，同时融合中华文化与传统美德，层层解开故事的谜底；第二题则由“桌上的文具”引发联想，让学生描绘他们勤奋学习的日常，展望未来的无限可能与希望。

这本作品集不仅记录了一场比赛的精彩成果，更见证了科技与传统写作的融合。愿它成为参赛者努力的见证，并成为一盏照亮未来创作之路的明灯。

在此，衷心感谢所有参赛学生、指导老师的积极参与与大力支持。让我们不断创新，携手推动母语教育在数码时代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2025年国际小学生电脑创意写作比赛

排名不分先后

金奖

学生姓名	学校
袁艺涵	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小学（中国）● 8
蒋雨诺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12
潘昱程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16
郑斯尹	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小学（中国）● 19
贺亚茹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24
翁若萱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中国）● 27
余梓豪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中国）● 33
王梓涵	舟山市普陀区中旭科创实验学校（中国）● 36
王桐新	义顺小学（新加坡）● 39
卢易	育青小学（新加坡）● 46
刘悦兮	孺廊小学（新加坡）● 50
银芷妤	培英小学（新加坡）● 53
杨荞溪	启发小学（新加坡）● 56
梁美茜	育民小学（新加坡）● 63
杜以萱	北源小学（新加坡）● 68

银奖（由作家协会作家推选）

学生姓名　学校

金煜雯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中国）● 72

张智煊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77

付梓骁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中国）● 81

贺诣婷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台门学校（中国）● 86

吴骏森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龙山小学（中国）● 89

马梦秋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龙山小学（中国）● 93

叶珈源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中国）● 97

郑茜尹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中国）● 101

王紫萱　舟山市普陀区舟渔学校（中国）● 105

李冉晨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中国）● 111

李亭阅　成康小学（新加坡）● 114

阎祈好　白沙小学（新加坡）● 118

李斯韵　圣尼各拉女校（新加坡）● 124

徐煜棠　德乐小学（新加坡）● 129

张炜智　北源小学（新加坡）● 133

李嘉恩　康培小学（新加坡）● 137

佘悦萱　林景小学（新加坡）● 143

张羽青　星烁小学（新加坡）● 148

魏新悦　康林小学（新加坡）● 154

杨越安　文园小学（新加坡）● 159

2025年国际小学生电脑创意写作比赛试题

题1 故事接龙：

参赛者必须根据提供的开头，完成有关的故事。（最少三百字）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题2 看图写话：

参赛者必须根据图片加以发挥，可以采用各种文体，如：儿歌、短文、对话等等。

袁艺涵

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海风裹挟着咸涩的气息，文光攥着那张泛黄的纸条，指节发白。四十年等待，二十年跋涉，竟是一场空？他仰头望向天际，海鸥掠过铅灰色的云层，发出悠长的鸣叫，像是嘲笑，又像是叹息。

脚下的沙粒突然微微颤动。文光低头，发现潮水退去的礁石缝隙间，隐约露出一角锈迹斑斑的铁箱。他蹲下身，用钥匙轻轻一撬——咔嗒，箱子竟应声而开。一本泛黄的航海日志静静躺在其中，封皮上用朱砂写着“第七次东渡记”。

第一夜：盲僧的灯塔

日志的主人，正是那位七渡日本的盲僧。文光借着月光逐页翻阅，字迹起初狂乱如风暴：“双目已盲，罗盘尽毁，此生怕是到不了唐土……”可翻到末页，笔锋陡然沉稳：“第七次启程前夜，忽闻渔童哼唱乡谣。曲调入耳，竟比佛经更似明灯。原来渡人，亦是渡己。”

金奖

文光怔忡间，远处传来孩童的啜泣声。循声而去，一名衣衫褴褛的小女孩蜷缩在岩洞中，怀里抱着一只受伤的信天翁。“阿爹说，等鸟儿养好伤，就能带我们找到新渔场……”女孩抹着眼泪。文光想起自己资助过的书生，想起盲僧日志里的渔童，默默将钱袋塞进女孩手中。

第二日：潮汐的寓言

破晓时分，海面浮起奇异的光晕。文光跟随老渔民潜入浅滩，竟见成群的荧光水母组成巨门形状。“这叫‘潮汐之门’，每二十年随暖流出现。”老人笑着指向天际，“你看，那些船——”

四十艘船正缓缓驶向光门，甲板上站满衣衫各异的旅人。有人抱着金砖狂笑，有人攥着地图颤抖，直到船队触到光门的刹那，所有人突然化作透明，徒留衣物如枯叶般飘落海中。

“执念太重的人，穿不过这道门。”老人轻叹。文光猛然低头，那把曾视若珍宝的钥匙，不知何时已变成一粒沙，从指缝簌簌漏尽。

最终章：不系之舟

七日后，文光的船漂回故土。码头上，当年的落第书生已开办学堂，正教孩童诵读：“路漫漫其修远兮……”；盲僧的东渡故事被编成皮影戏，在茶馆赢得满堂喝彩；更远处，信天翁掠过新渔场的桅杆，女孩的父亲正将第一网银鱼撒向欢呼的人群。

咸湿的海风再次拂面时，文光终于笑了。他松开缆绳，任小舟随波漂流。衣襟里那张被揉皱的纸条，不知被谁添上一行小字：

“你点燃的微光，早已照亮新世界的海疆。”

金奖

看图写话

午后的阳光像一勺融化的蜂蜜，懒洋洋地淌进窗棂，把书桌上的青苹果镀上一层金箔。彩铅踮着脚尖在白纸上跳舞，笔尖沙沙作响，可苹果的影子总在画纸上调皮地晃动。“哎呀！”彩铅第39次摔在纸边，气鼓鼓地瞪向苹果，“你再躲，我就要把你画成皱巴巴的果脯！”

苹果委屈地缩了缩身子：“阳光追着我咬，再晒下去，我真要变成标本啦！”它骨碌碌滚向墨水瓶的阴影，可光束像长了脚似的，转眼又黏上它的红裙摆。几只银翅小虫趁机落在苹果肩上，仿佛给它别上了会发光的胸针。

“咕噜——”橡皮擦滚到彩铅脚边，尺子慢悠悠地架起一座“桥”，横跨整个笔记本。“心急的画家可抓不住光影的尾巴。”尺子用刻度线在纸上敲出节奏，“瞧，阳光是位任性的舞者，苹果是它的舞伴，你要画的不是苹果，而是一场光与影的圆舞曲呀。”

彩铅愣愣地望着本子上歪歪扭扭的“39”，突然发现阳光在苹果身上织出了细碎的金网，虫儿振翅时抖落的星尘正悄悄钻进果香里。她深吸一口气，笔尖轻轻点上第40张画纸。

这一次，她画下了阳光在苹果额头亲吻出的光斑，画下了小虫翅膀掀起的银色涟漪，画下了苹果因炙热而微微蜷起的褶皱，甚至画下了自己先前急躁时滴落的泪痕。当最后一笔落下时，整张纸忽然泛起柔光——苹果的影子不再逃窜，而是温柔地躺在画中，像被施了定身咒。

金奖

“天啊！”苹果探过头惊呼，“你把阳光的魔法都装进画里了！”尺子欣慰地弯成一道彩虹：“看吧，失败不是橡皮擦，而是金色的台阶。”彩铅摸着本子上那个闪闪发光的“40”，终于笑了。原来最完美的画作，从来不是追逐静止的风景，而是拥抱万物生长的痕迹。

金奖

蒋雨诺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钥匙冰凉的触感让他心中一颤，仿佛它承载了所有的等待与承诺。文光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耳边的海浪声似乎在告诉他，时机已经成熟。海风中似乎传来古老船歌的回响，每一艘船上都挂着熟悉而陌生的旗帜。文光睁开双眼，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他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行动将开启一个全新的篇章。40年的光阴没有白费，这一刻，所有的秘密即将揭晓。

他缓缓走上那艘领航的船，每一步都显得坚定而沉重。船只靠近，海浪一次次拍打着岸边，犹如阵阵掌声，为文光的壮举加油鼓劲。随着钥匙插入锁孔，一阵微光从船舱深处透出，预示着长久隐藏的秘密即将重见天日。船舱门缓缓打开，文光踏入其中，只见一片璀璨的光芒映入眼帘。久远的历史与传说在此刻交汇，船舱内密布着神秘的符号与古老的文物，它们宛如时间的低语，讲述着那些被尘封的故事。

金奖

文光的眼中映着这无价之宝的辉煌，他的心狂跳不止，仿佛这艘船连接着过去和未来。他缓缓前行，手指轻轻拂过那些古老的符号，每触碰一处，似乎都有声音在耳边低语，诉说着往昔的荣光与辉煌。他终于找到了那个传说中的装置，它静静躺在一堆古籍与航海图之间。装置的表面上精雕细琢，每一道纹路都仿佛讲述着星辰与大海的无尽智慧。

文光小心地拿起它，感觉到手中装置的微微震动，仿佛在呼应着他的心跳。他仔细观察着，发现了装置中央的一个细小凹槽，正好与他持有的钥匙形状吻合。心中的预感越来越强烈，他小心翼翼地将钥匙插入凹槽，心中默念着久远的咒语。随着钥匙的转动，整个装置开始发出柔和的蓝光，四周的符号仿佛活了过来，开始绕着文光旋转。光芒逐渐扩散，直至整个船舱都被这神秘的光芒所充满。

文光深吸一口气，明白自己即将揭开的不仅是个人的宿命，还有整个人类历史中隐藏的秘密。忽然间，一道光束射向船顶，穿透了黑暗，将整个海面照得如同白昼。文光抬头，只见天空中出现了奇异的星象，似乎是对即将发生的一切表示认可。他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联结，仿佛自己与宇宙的深邃奥秘之间，架起了一座无形的桥梁。而这一切，都在40年的等待之后，变得如此清晰。在光芒的映照下，文光感觉到一种力量在身体里涌动，那是时间的旋律，是历史的脉动。

金奖

他终于明白，这股力量将引导他穿越时空，见证那些被历史尘封的辉煌时刻。文光闭上双眼，任由这股力量引领他进入了一个未知的境界，一个连接着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在这个境界中，他看到了古代文明的辉煌，感受到了历史长河中的悲欢离合。他亲眼见证了古埃及人如何利用先进的建筑技术，将巨石精确堆砌成宏伟的金字塔，这些壮丽的建筑不仅展现了古埃及文明的辉煌，也体现了古埃及人民的智慧与信仰。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文光领悟了人类文明的不朽和脆弱，以及探索未知的无尽渴望。

随着光芒的减弱，他回到了现实，心中充满了对历史的敬畏和对未来的憧憬。他静静地凝视着眼前的文物，每一件都仿佛在低语，讲述着它们各自独特而悠长的故事。文光深刻意识到，这些文物不仅是历史的忠实见证者，更是人类璀璨智慧的珍贵结晶。他决定将这些知识与发现带回去，与世界分享，让古老文明的火种在现代继续燃烧。

看图写话

我还记得，
在老房子旁，
瓜藤爬满木架，
青苹果在木架旁闪着光。
阳光漏下，
金色的沙，
洇开彩铅滚落的盛夏。

外婆坐在藤椅上，
报纸压着半截铅笔，
蒲扇轻摇，
笑看我举着尺子，
丈量蝴蝶翅膀的弧度。

石桌上的笔记本摊开，
画满歪斜的瓜秧，
夏夜躺在树下乘凉，
银河缠着外婆的银发流淌。
她教我数星星的间距，
而我的口袋里，
总揣着咬过一口的酸涩月亮。

如今老房已变样，
青苔吞没了木架的裂痕，
但抽屉里彩铅依旧滚烫。
那页量过春光的纸，
还夹着褪色的瓜藤香。

金奖

潘昱程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口袋里的这把钥匙，黄铜表面的防滑纹路早已被汗液浸润得发亮。这把1942年产的柯尔特转轮钥匙，此刻正随着货轮引擎的震颤在他掌心跳动。

四十年了。

咸腥的海风裹着柴油味灌入通风管道，文光将红外热成像仪贴在舱壁上，显示屏里跃动着六个橙色人形。龙之北在他身后打出战术手语：西南角两人持MP5，中控台有辐射检测仪。

“北斗定位显示目标距港口23海里。”耳麦里传来沙沙电流声，技术支援科的语音断断续续，“重复，两艘货轮各载有20kg武器级浓缩铀，总质量已超临界值……”

突如其来的手机震动打断通讯。文光盯着加密频段的乱码短信皱眉，这不符合行动规范。当破译出的文字在视网膜投影屏显现时，他感觉后槽牙传来锐痛——政治风险等级上调，任务性质变更为非官方行动。

龙之北的呼吸声在潜水头盔里变得粗重：“没有接应？那铅屏蔽容器的转运车……”

金奖

话音未落，头顶钢板突然传来金属扭曲的尖啸。文光猛地扯住战友的供氧管向后急退，直径三米的螺旋桨叶如同钢铁绞肉机，将方才所在的检修通道碾成齑粉。

“核动力舱泄露！”盖革计数器的蜂鸣在幽闭空间炸响，龙之北的防护面罩倒映着荧绿辐射值，“这不是普通货轮！”

当他们从排污管浮出水面时，预想中的枪战并未发生。十二名防化兵正在码头搬运铅罐，其中三人胸前的W国徽章在探照灯下泛着冷光。文光突然注意到某个士兵的持枪姿势——标准的解放军抵肩射击法。

“精彩。”鼓掌声从龙门吊阴影中传来，国安部特派员踏着军靴走近，他肩章上的将星在夜色中若隐若现，“四年前的铀原料失踪案，今天的反恐演习，感谢二位提供的实战数据。”

龙之北的战术匕首停在将军喉结前：“那现在的辐射警报？”

“电磁干扰弹的效果而已。”将军笑着按下遥控器，码头的红色警报瞬间转为绿色，“不过你们应该发现了，刚才的潜艇渗透太顺利，因为……”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撕裂夜空，会议中心的防弹玻璃在冲击波中化为晶雨。文光在卧倒瞬间瞥见天空残留的导弹尾迹——那不是演习弹药该有的钴蓝色。

“电磁脉冲武器。”龙之北扯下失效的通讯器，从战术背心抽出纸质海图，“还记得货轮上多出来的那个集装箱吗？”

将军的尸体躺在血泊中，他胸前的将星徽章里，微型定位器仍在闪烁红光。

金奖

考试末了，可以加时；
饭吃完了，可以加餐；
比赛末了，可以加赛。

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时间用完了为什么不能加呢？

是有人给它设定好了吧？那是谁？又是用了什么仪器吧？

金奖

既然时间不可加，那或许只能换一种方法了。
“平平安安即是真”，
如果把那每天的瞬间拼凑起来，
岂不多了三日？
如果我们把日子作息排得如笔筒里的一般
规律又顺滑，
岂不又多了三日？
如果我们借以尺丈量自己的过失，
抹去那磨洋工的时间，
至少三日又将得手。
如此一算，
一月40日，
这时间不就被我加上了吗？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时间还可以怎么加呢？

郑斯尹

舟山市普陀区朱家尖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消失的40年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钥匙的表面早已生了锈，可对他来说却还是那么地亲切。

四十年前，十岁的文光攥着这把家门钥匙跑向海边嬉戏。潮声阵阵中，一颗嵌在礁石缝隙间的珍珠忽然撞入视线——它莹白如月，泛着蛊惑人心的微光。他伸手拾起珍珠的刹那，穹顶骤然坍陷，数万朵铅云翻涌聚拢，暴雨如天河倒灌般倾泻而下。年幼的文光瘫坐在湿沙上，惊惶未定，一道巨浪已裹挟着雷霆之势席卷而来。咸腥的海水灌入口鼻，在意识涣散前，他恍惚听见钥匙坠入浪中的轻响。

再睁眼时，身下是粗粝的砂石，海浪退潮的呜咽声在耳畔回响。文光挣扎起身，四顾茫然——这座孤岛荒无人烟，唯有鸥鸟掠过天际的孤影。他摸了摸衣兜：一根麻绳、一把钥匙，这便是他与故土最后的牵连。

金奖

暗夜里的引路者

文光攥紧钥匙，踉跄着向密林深处走去。藤蔓纠缠的枝叶遮蔽天光，腐叶在脚下发出细碎的呻吟。忽然，臂上一沉，一只黑羽乌鸦无声无息地栖落。它的瞳孔泛着琥珀色的幽光，喙间吐出人语：“往暗处去，答案在你不敢窥探的深渊里。”话音未落，文光的双腿已不受控地狂奔起来，仿佛被无形丝线牵引。

不知跑了多久，他猛然刹住脚步——拨开垂挂的枯藤，一座青灰色石堡赫然矗立。门扉上密布着藤壶与海藻，似已沉眠千年。乌鸦突然振翅，利爪将他推向门内。轰然巨响中，石门重重闭合，将最后一丝天光斩断。

金奖

时光长廊的回声

黑暗如潮水漫过周身，文光摸索着石壁前行。蓦地，一缕缥缈的歌声从长廊尽头飘来：“迷途的孩子褪去童颜，四十年潮汐冲刷执念，尽头埋着轮回的锁链……”词句钻进耳膜，激起心脏剧烈的震颤。他循声跌撞向前，直到黑影轮廓在雾霭中浮现。

“活下去。”那影子吐出沙哑的低语，“潮汐会带回你的船。”话音散入虚空，文光怔怔跪坐在地。掌心钥匙的锈迹突然剥落，露出内里青铜的光泽——原来这四十年的孤寂，不过是时空洪流中一粒等待沉淀的沙。

归航

咸涩的海风将回忆吹散，文光颤抖着踏上甲板。四十艘船桅上悬挂的渔灯次第亮起，连成一条蜿蜒的光河，直指故乡的方向。“我们穿越所有潮汐来找你了。”领航人的声音与记忆中的黑影重合。文光望向海平线，泪水混着咸风坠入浪中。经过四十年，钥匙终于叩响了归途的门。暗潮在船底涌动，他忽然轻笑——原来那珍珠从未遗失，它一直嵌在时光的蚌壳中，凝成此刻照亮归途的月光。

金奖

阳光斜斜地探进笔筒，在彩色铅笔的金属箍上跳跃。笔筒里的彩铅家族正热烈讨论着第40幅作品的主题。“让我们画这个青苹果吧！”绿色铅笔抢先晃了晃笔尖，叶脉般的纹路在晨光中泛起微光，“瞧它多像春天的第一颗露珠！”红橙蓝紫的铅笔们立刻簇拥过来，像彩虹般围成圆圈，唯有黄色铅笔默默蜷缩在尺子旁，在金属尺面投下细长的孤影。

黑灰色铅笔与银尺默契地碰了碰头，在画纸上勾勒出流畅的弧线。“咔嚓”一声，尺子精准卡住苹果的凹陷处，橡皮随即蹦跳着登场，用蓬松的裙摆轻抚纸面，将轮廓晕染得如晨雾般柔和。青绿色铅笔立刻踮起笔尖，沿着阴影边缘细细铺染，仿佛给苹果裹上了薄纱。笔筒里响起此起彼伏的赞叹：“这渐变像被月光吻过的湖水！”“叶柄的弧度简直像舞蹈家的脖颈！”

黄色铅笔望着欢腾的伙伴们，笔杆上的向日葵图案黯淡了几分。忽然，冰凉的尺面轻轻贴上它的腰身：“看见苹果底部那道月牙形的光晕了吗？”尺子低声说：“那是属于你的舞台。”话音未落，画纸方向突然传来惊呼——原来白色彩铅不知何时溜去周游列国，徒留苹果的高光处空如雪原。

金奖

“让我试试！”黄色铅笔猛地挺直腰板，金粉般的碎屑从笔尖簌簌飘落。它在苹果底部轻扫几笔，暖金色的光斑便如蜜糖般流淌；又在叶尖点染几簇微光，整片叶子顿时有了晨露欲滴的灵动。原本冷调的青苹果仿佛被注入了阳光，果皮上隐约透出熟透前的淡金脉络，连橡皮都忍不住赞叹：“这光泽，简直能听见咔嚓的脆响！”

笔筒里爆发出彩虹雨般的喝彩。黄色铅笔望着自己的杰作，忽然发现尺子身上映着它的倒影——那抹金黄不知何时已与青绿交融，在画纸上织出一曲冷暖相生的和弦。远处的橡皮正哼着小调修改叶脉，紫红色铅笔忙着给阴影叠加深邃，它终于懂得：原来每支笔都是调色盘上的星辰，唯有彼此辉映，才能绘出银河般的绚烂。

金奖

贺亚茹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文光的指尖刚碰到铜钥匙，海面突然跃起四十道银光。最前面的船头站着个抱铁皮桶的男孩，月光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那影子居然长着鱼尾巴！“小光！”男孩的声音像摇晃的八音盒，“我是四十年前的你呀！”他举起铁皮桶，里面游动着发光的透明小章鱼，“爷爷让我守着时间蜜糖，等钥匙来唤醒它们！”

文光突然想起阁楼里那本潮乎乎的日记，最后一页画着和眼前一模一样的船队。钥匙突然挣脱他的手，飞向最大的那艘船，船身立刻浮现出蓝莓酱颜色的数字——40。“快！把彩虹糖扔进海里！”铁皮桶男孩急得直跺脚。文光慌忙掏出今天美术课赢的奖品，七彩糖球落水的瞬间，整片大海变成了果冻质地。四十艘船开始融化，变成闪着珠光的泡泡，每个泡泡里都坐着个穿背带裤的小孩。

金奖

文光被吸进最大的泡泡时，看见四十个自己正在吃不同颜色的冰淇淋。“这里是时间夹层。”穿海星拖鞋的男孩递给他薄荷味甜筒，“每支冰淇淋代表一年，爷爷说吃到第四十口就能……”

泡泡突然剧烈摇晃，文光发现所有小孩都在融化！他抓起钥匙刺破泡泡，外面竟是他家后院。四十艘玩具船漂在晾衣盆里，爷爷正笑呵呵地往水里撒彩虹糖。“欢迎回家！”爷爷的围裙兜里游出那只透明小章鱼，“你守住了四十个童年的夏天。”

晨光中，文光发现钥匙变成了棒棒糖，舔一口，舌尖绽开海浪的清凉。

金奖

看图写话

苹果在讲台上滚了个圈：“今天我代表全体同学的心意哦！”

铅笔们齐刷刷探出笔筒：“嘘——王老师教龄满四十年啦！”

戒尺轻轻压住喧闹的晨光：“保持安静，你们看笔记本都站成惊叹号了。”

四十支彩色铅笔忽然从笔筒里跳出来，在黑板报上画满彩虹蛋糕。

金奖

翁若萱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指节因用力而发白。四十年了，钥匙的边缘已被岁月磨得圆润，却依然能刺痛他的掌心。

“呜——”远处传来悠长的汽笛声，文光抬头望去，第一艘货轮正缓缓靠岸。月光洒在海面上，碎成无数银色的光点，如同四十年前那个夜晚一样明亮。他下意识摸了摸胸前口袋里的怀表——那是唯一陪伴他度过这些年月的物件。

“文老，您又来看船了？”一个年轻的水手向他打招呼，打断了他的思绪。

文光勉强扯出一个微笑，点了点头。他的目光越过年轻人的肩膀，落在陆续靠岸的船只上。当第四十艘——那艘漆着“海鸥号”三个褪色大字的货轮映入眼帘时，他的呼吸为之一滞。

船身比记忆中陈旧了许多，甲板上的漆面斑驳脱落，但轮廓依然如故。文光仿佛又看见自己站在驾驶室里，手握舵轮，耳边是船员们爽朗的笑声。

金奖

“文老船长！”一个洪亮的声音从船上传来。现任船长林海正大步走下舷梯，黝黑的脸上挂着真诚的笑容，“我就知道今晚您会来。”

文光感到喉咙发紧，只能再次点头。林海走近后，他注意到对方眼中的了然——这位年轻的船长知道今天是海鸥号遇难四十周年的日子。

“想上去看看吗？”林海轻声问道，目光落在文光紧握的钥匙上，“老规矩，您有特权。”

文光的指尖微微颤抖，他深吸一口气：“谢谢。”

林海递给他一把崭新的钥匙，但文光摇了摇头，举起自己那把古旧的铜钥匙：“我用这个就行。”

舷梯在脚下发出吱呀的声响，每一步都让文光的心跳加速。登船后，熟悉的气息扑面而来——铁锈、海盐、柴油，还有木头被海水浸泡后特有的气味。这些味道交织在一起，瞬间将他拉回四十年前。

“需要我陪您吗？”林海关切地问。

文光摇摇头：“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林海理解地退后一步：“暗格还在老地方。”

这句话让文光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震惊。林海只是微微一笑：“我父亲曾是您的大副，他告诉过我一些事。”

文光感到一阵眩晕，他没想到还有人记得。稳住身形后，他独自向船长室走去，脚步不自觉地加快。

船长室的门锁有些生锈，钥匙插入时发出刺耳的摩擦声。文光用力一转，随着“咔嗒”一声，门开了。尘埃在月光中飞舞，勾勒出他急促的呼吸轨迹。

金奖

他打开手电筒，光束扫过熟悉的控制台、海图桌，最后停在右侧钢制的桌腿上——那里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小孔。文光蹲下身，手指抚过冰冷的金属表面，找到了那个他亲手制作的机关。

钥匙插入小孔时，他的手抖得几乎对不准。终于，随着一声轻微的“咔”，墙上一块看似普通的木板无声地弹开，露出一个暗格。

文光的心脏剧烈跳动，耳膜随着脉搏嗡嗡作响。暗格里静静地躺着一个桃木小匣，表面覆盖着厚厚的灰尘。他小心翼翼地取出木匣，发现自己的泪水已经模糊了视线。

打开匣盖的瞬间，一股霉味混合着海水的气息涌出。匣中是一张泛黄的黑白照片，边缘已经卷曲，四角有被海水浸湿后又干涸的痕迹。照片上，二十几个年轻人站在海鸥号的甲板上，笑容灿烂。最前排中央，年轻的文光穿着崭新的船长制服，身旁是他最好的朋友兼大副——林海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咔嚓”一声，怀表从文光颤抖的手中滑落，表盖弹开，露出里面另一张小小的照片——同样的场景，只是尺寸更小。四十年来，他一直将这份记忆紧贴胸口，却不敢真正面对。

泪水终于决堤，滴落在照片上。文光用袖子慌乱地擦拭，却让本就模糊的图像更加难以辨认。他发出一声呜咽，双膝跪在冰冷的地板上。

金奖

记忆如潮水般涌来——那天出海前，他收到未婚妻解除婚约的消息，心神不宁。本该避开风暴的航线，因为他的判断失误而直入风眼。当三十英尺高的巨浪扑来时，他听见林海父亲最后的喊声："船长！救生艇！"

但一切都太迟了。文光只记得冰冷的海水灌入肺部，然后是黑暗。当他再次醒来时，已是三天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护士告诉他，他是唯一的幸存者。

"为什么只有我……"文光喃喃自语，手指抚过照片上每一张笑脸。这些人都有家庭、有梦想，却因为他的错误永远留在了海底。

甲板上传来脚步声，林海的声音在门外响起："文老，您还好吗？"

文光慌忙擦干眼泪，却来不及藏起照片。当林海推门进来时，正看见老船长跪在地上，怀中紧抱着那张泛黄的合影："……是我的错，全部都是……"

"四十年的自责已经足够了。"林海沉默地蹲下身，轻轻按住文光的肩膀，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纸，"这是当年遇难者的名单，我们每年都会在船难日纪念他们。"

文光颤抖着接过名单，看见每个名字后面都详细记录着他们的家庭情况。有的留下了妻子儿女，有的父母至今仍在世。最后一栏是"纪念方式"，记录着海鸥号如何资助这些家庭。

金奖

“你们……一直都知道？”文光的声音嘶哑。

林海点点头：“海洋会原谅诚实的错误，文老。是时候放下这个重担了。”

月光透过舷窗，将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文光感到胸中那块压了四十年的巨石似乎松动了一些。他小心翼翼地将照片放回木匣，却不再将它藏回暗格。

“能带我去看看纪念牌吗？”他轻声问。

林海微笑着伸出手，扶起年迈的船长。当他们走出船长室时，东方的天空已泛起鱼肚白。新的一天即将开始，而文光感到，自己漫长的黑夜或许也终于要迎来曙光。

金奖

在我书桌的角落，摆着一块小立牌，上面的数字隔几日就被母亲以工整的笔画重新书写，这是母亲给我出的谜题，经常令我穷尽思索仍不得其解。

好几日过去了，小立牌上的数字仍是“40”。这数字究竟隐喻着什么？

抬眼望见案头的青苹果——40日，恰是果实由青涩转为醇熟所需的时光；

瞥见斜倚的铅笔——40月，足以让崭新的笔杆在书写中耗尽身躯；

凝视横陈的直尺——40年，漫长到连最精确的刻度都难以丈量生命的轨迹……

我似乎抓住了什么！

40既是须臾，短暂如40次心跳的间隙，亦是永恒，悠远如40载春秋的更迭。它可以微小若40纳米量级的粒子运动，亦能宏大似40光年外的星辰闪烁。这简单的数字里，凝结着时空的辩证法——既是岁月长河中的一滴水珠，也是文明进程里的重要标尺。它提醒我们：在浩瀚宇宙中，每个瞬间都承载着无限可能，每个生命都蕴含着独特的意义。

若连最基础的数字都能折射出如此深邃的哲思，我们鲜活的生命，又怎能不怀着敬畏与热忱去体验、去思索、去珍视？

我想了想我近日在母亲面前展露的颓丧，终于看懂了……

金奖

余梓豪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金属齿痕早已在掌心刻出暗红的茧。

钥匙是父亲留给他的星芒，在四十年前那个清晨，父亲——郑志铭船长的手掌覆在文光的发顶，粗糙的茧子蹭得人生疼：“儿子，等着，等我带回能让海水开花的宝藏。”汽笛撕破晨雾时，文光攥着钥匙的指节泛白，看父亲的身影在浪尖上化作黑点，从此钥匙成了他与深海唯一的锚点。

四十年来，潮汐在钥匙表面刻下细密的年轮。每当月圆之夜，它就会在月光下折射出幽蓝的光斑，像父亲船上的舷窗明明灭灭。泛黄的笔记本里，数字“40”被铅笔圈了又圈，渐渐洇成墨团，如同他心底越积越深的执念。新闻里偶尔闪过深海探险的画面，幽蓝的海底深渊，让他想起父亲说过的话：“那里藏着能改变世界的力量。”

金奖

第三十七个春秋的深夜，钥匙突然发出蜂鸣。文光从轮椅上撑起身，全息投影里跳动的求救信号像深海巨兽的嘶吼。他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血珠顺着钥匙纹路滑落，在地板上绽开暗红的花。新闻主播的声音像被暗流吞噬："郑志铭船队遭遇海底暗流……"他盯着屏幕上那个不断闪烁的红灯，突然意识到这是父亲与深海博弈的警示器。

最后的三年，文光守在父亲离去的码头附近不曾离去。当第四十个春天的第一缕阳光漫过窗台时，他终于听见钥匙清脆的震颤——不是警报，而是某种古老的歌谣。港口沸腾的那一刻，文光浑浊的眼泪砸在钥匙上，在晨光中折射出彩虹的光晕。

漫天星光中，父亲的影像从甲板上跃下，制服上沾着深海的盐渍，却笑得像个凯旋的少年。"看，这就是'鐳'，它能净化海水，让人直接饮用！"他摊开手掌，那抹幽蓝的光芒，让海水都静止了。文光颤抖的手指触碰，四十年的执念在指尖化作了一股热流。

后来他常推着父亲去海边，看一艘又一艘船载着"鐳"驶向远方。钥匙依旧在腕间摇晃，却不再是等待的枷锁。他知道，有些坚持像深海的暗流，表面平静，底下却涌动着跨越时空的力量。第四十道浪终究已回来，带着穿透四十年黑暗的光。

金奖

夜深沉，书桌的梦门轻轻开启，
台历的“40”旋转，织就了银灰通道，
青苹果裂开——
内里跃出能量核，把世界的规则焚烧。

彩色铅笔抛却“书写”的牢笼，
笔杆垒成云梯，向着云端飞逃，
直尺抖落单调了刻度表，
导航亮起，撞碎了常规的镣铐。
笔筒化作多啦A梦的口袋，
吞掉无聊小孩的叨扰。

晨光拂过，一切归位如旧，
可桌上的物件们都藏着奇妙暗号：
挣脱，破壳，蹦跳，
在想象的宇宙中，扬起自由的旗号。

金奖

王梓涵

舟山市普陀区中旭科创实验学校（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那是儿时和阿明一起藏在老树下的秘密钥匙，约定着未来某一天用它开启装满童年珍宝的盒子。

船缓缓靠岸，人群开始涌动。文光的目光急切地穿梭在人群中，心脏砰砰直跳，像要冲破胸膛。忽然，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身形微微发福，头发也有些稀疏，可那眉眼间的神态，让文光瞬间认出——是阿明！

“阿明！”文光大喊出声，声音在海风中微微发颤。阿明猛地转过头，目光交汇的瞬间，时间仿佛凝固。两人眼眶迅速泛红，不顾一切地朝着对方奔去，在人群中紧紧相拥。

“文光，真的是你！我终于回来了！”阿明的声音带着哭腔，激动得有些哽咽。

文光用力拍着阿明的背，“40年了，我每天都盼着这一天！”

金奖

两人沿着熟悉又陌生的海岸边走边聊。文光诉说着这些年家乡的变化，那些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有的变成了高楼，有的成了公园。阿明也分享着在外漂泊的经历，那些孤独的日子里，对家乡和文光的思念从未断过。

来到老树下，文光蹲下身子，熟练地扒开层层泥土，挖出了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颤抖着双手，他拿出钥匙插入锁孔，“咔哒”一声，盒子打开了。里面是弹珠、糖纸、小人书，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写着“永远是好朋友”。看着这些童年的宝贝，两人都笑了，笑容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感慨。

回到文光家中，他们翻出了小时候的照片，回忆着曾经的点点滴滴。曾经因为一颗糖果而争吵，又因为一起抓鱼而重归于好；夏日的夜晚，躺在院子里数星星，畅想着未来。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是他们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

“这些年，我一直想着你，想着我们的约定。”阿明看着文光，认真地说。

文光眼眶湿润，“我也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一想到你，就觉得有了力量。”

这一晚，海风依旧，却满是重逢的喜悦。幼时失散的朋友，在岁月的长河里各自成长，如今再次相聚。他们明白，真正的友谊，不会被时间和距离打败。这份跨越40年的情谊，如同一盏明灯，照亮了彼此的人生，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有了继续前行的温暖与力量。

看图写话

母亲书桌上的苹果开始皱缩时，我翻开了写着“40”的牛皮笔记本。铅笔在直尺辅助下画出第40条基准线，彩铅盒里赭石色已经短得握不住，像截将熄的蜡烛。

三个月前，医生宣布母亲还剩四十天。我固执地把台历换成空白笔记本，坚信只要画满四十幅苹果素描，就能把死神丈量在直尺之外。第一天的苹果饱满如朝阳，我却把阴影画成僵硬的几何块；第十天果实泛起酒窝般的凹陷，彩铅在纸面刮出毛躁的碎屑；第二十七天果皮爬上皱纹，直尺突然量出叶柄倾斜了13.5度——原来万物都在生长中偏离完美。

昨夜暴雨敲窗，母亲用枯竹般的手指教我调色：“加点群青，月光才能在腐烂处开花。”我们头挨着头，看铅笔线在彩铅覆盖下变成叶脉，直尺的冰冷刻度竟生长出柔和的弧度。她呼出的气息拂动我耳畔碎发：“记得吗？你小时候总嫌苹果切得不齐。”

此刻笔记本将满，最后的苹果缩成核桃大小，却在我笔下膨胀成整个宇宙。普鲁士蓝是它盛放时的星空，生褐是泥土馈赠的印记，那道被直尺反复修正的裂痕里，正涌出玫瑰色的霞光。母亲枕着消毒水味道的枕头轻笑：“原来腐朽也能这般辉煌。”

合上笔记本的刹那，窗外玉兰扑簌簌地落。四十天前的苹果消失在垃圾桶里，而四十幅画正悬浮在晨光中翩翩起舞。我终于读懂母亲藏在直尺里的秘密：生命不是完美的圆规轨迹，而是彩铅层层覆盖的奇迹，是允许把第39次的误差，变成第40次的新生。

金奖

王桐新

义顺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这可不是一把普通的钥匙，而是一个承诺。

几千年前，由于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地球变得千疮百孔，极端气候频频发生，空气恶化、水源干涸。看起来地球母亲已经渐渐老去，无力抚养自己众多子孙了。世界各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和精英组织起“远航计划”，建造巨型太空飞船，分批移居外星球，寻找新的希望。离开时，他们睿智而冷静地看着那曾经闪耀着迷人的蓝色，如今却被灰色气体包裹的星球，眼中充满了复杂的情绪。他们一边高傲地相信自己在甩开那些“低等人种”的负担后，一定能在新的星球上创造出更辉煌的文明，一边带着一点隐秘的不安。看着窗外那渐渐荒芜的大地，有人低语：“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回来。那时，她还会认得我们吗……”

但是也有一小部分人，选择留了下来，成为了地球的“守望者”。他们没有先进的设备，却有对大自然的敬

金奖

畏之心。他们种树、净水、清除污染，慢慢地让地球一点一点地恢复了生机。这其中就有文光的祖辈。文光的祖父常常对他说："我们不是地球的主人，而是借住在她身上的客人。树木不嫌我们贪，空气不嫌我们吵，地球供我们吃穿，我们要懂得感恩。"还有一次，祖父蹲在一棵刚发芽的小树前，布满皱纹的大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着嫩芽，仿佛那是世上最珍贵的宝贝。祖父转头，语重心长地对文光说道："真正的未来，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你的脚下。"时光就像一条不停流动的小溪，你不会发觉它的流动，但当你将手伸入其中，你才会发现它竟然在如此飞速地流逝着。渐渐地，蓝天白云、森林湖泊又出现了。虽然地球没有恢弘的城市和闪烁的飞行车，可是却出现了累累硕果和掬手可饮的河水。文光二十岁这年，他被推选为地球接应人。起初他以为自己不过是生态修复的一员，直到有一天，系统将一封星际信件缓缓地展开，投影在文光的眼前。他怔怔地看着那行字，仿佛穿越千年的时光，看到那些决绝地离开的太空飞船。那一晚，他没有睡。

文光回到家里，告诉父母自己的决定。母亲沉默了很久，只说："如果你爷爷还在，一定会为你骄傲的。"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递给他一包干粮："别让他们回来时，连门灯都找不到。"从那一天起，文光就知道，等待会是漫长的。

那封来自星系深处的信中写着："我们的文明正面临危机。若未来文明必须离开，请允许我们重返地球。"系统随后确认了这项计划，并告诉他："你的任务是守护这盏灯。几十年后，也许他们会归来。"

金奖

文光在海边搭起了小屋，种菜、捕鱼、记录气候。他每天早上会在海滩散步，顺便捡拾垃圾；傍晚会给小树浇水，像祖父那样一边哼着歌，一边精心照顾绿植。有时候，他会站在海边发呆，看着日落日出，把这些画面一一记录。为了让生活不要太孤单，他自学了编程，做了一个AI助手，用椰子壳装着，取名“星期五”。星期五最喜欢的事就是讲冷笑话——这是它认为自己最为出色的一面，它是世界上最幽默的机器人，虽然文光从来没笑过，只是转过身默默叹气。

几乎每个深夜，当文光在床上辗转反侧时，他会把那封信展开，逐字逐句阅读。多年来，他已经对其中的内容能倒背如流了。那封信的来头可不小，是穿越了数百光年，由当年离开地球的后代发出的。他们报告说，这几千年来，他们的确在四十颗星球上建立了不同的文明体系，有的辉煌炫目，有的高效冰冷。他们以为自己走出了旧世界的影子，直到危机再次接踵而至。有一颗星球因为无限开发能源，地壳不稳，最终整个星球在坍塌的边缘。还有一颗星球，因为信息污染严重，人类无法正常沟通，只能靠AI翻译彼此的情绪……他们请求返回地球，希望能重新开始。四十艘船，代表四十种文明形态，如今即将归来。文光被指定为接应人。那把钥匙，是系统交给他的权限认证，象征着地球是否愿意接纳他们。

今天，四十年过去了，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文光站在沙滩上，看着那一艘艘闪着微光的船靠岸。船身印着编号，从001到040。第一艘船的舱门率先打开，一位穿着

羽毛服的青年走了出来：“你好，我是火鸟文明的代表，我们的文明可以靠唱歌治病，靠跳舞发电。”文光点点头，不置可否。第二艘下来的，竟然是一只猫：“喵星联合国已经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体系，我是外交部长咪咪。”它举起爪子，彬彬有礼地和文光握手。第三艘船更奇特，一个球体飘了下来，自称是人类情绪的流动体，没有身体，只有漂浮的意识波。文光不小心踩了一脚，听到一句：“哎哟！痛死我了！”接下来的船，有的自夸科技发达，能瞬移千里；有的全身机械化，只留下大脑以提高效率，实现“永生”；还有的声称“真实世界已经落伍”，人类通过上传自己的脑电波，在虚拟世界中实现了“再生”。这些来自不同星球的“生物”——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了——在交流中不时投来好奇甚至轻蔑的眼神。他们惊讶地发现，地球人居然还在使用火做饭，还在用双脚走路，还在讲笑话、晒太阳、看书、种菜！“你们的文明退化得很彻底啊！”一个机械代表冷冷地说，他的金属声带因为刚上过润滑油，所以说起话来带着丝滑的美感。

文光没有反驳，只是微笑着给他们递上了一碗自己煮的番薯汤。他的手指在微微颤抖，但是他没有多言。炊烟从锅盖缝隙里飘出，混着番薯的甜味——可惜在场能闻到的并不多。文光望着眼前这群披着科技外壳的人，忽然觉得他们好像断了线的风筝，飘得太远，回不了家了。

终于，第四十艘船靠岸。舱门缓缓打开，一个穿着旧式校服的男孩走了下来，背着书包。“你好，我叫李鲁

金奖

宾，是‘原点文明’的代表。”“你们……看起来……不太一样……”文光上下打量，犹豫地开口。“我们一开始也是追求效率、扩张和控制自然，但后来我们发现，越是想掌控一切，越是容易失去本心。于是，我们选择慢下来，重新学习如何和土地相处。我们使用太阳能取暖，用雨水浇灌；我们保留了文字和故事的传统，也坚持实物教学，手工劳作，面对面交流。所以我们……”李鲁宾向四周望了望，露出笑容：“……不一样。”李鲁宾又接着说：“我们回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不想再重复一次离开的历史。我们想学会留下、修复和陪伴。祖先说过，不要忘记你们从哪里来，也不要忘记你们为何离开。”文光一怔，许久没有说话。他的脑海中浮现出童年的一幕：那年他才七岁，跟着祖父在山坡上种树，天很冷，泥很硬。祖父一边挖坑一边说：“我们这一铲下去，不是给我们自己种未来，是给你们、你们的孩子。哪怕只活一天，树也会在那一天里努力呼吸。”那时，他不太懂，只觉得祖父的话像风一样轻。现在，他明白了。

文光拿出那把钥匙，手心早就全是汗。系统的声音在耳边响起：“请选择是否接纳归来的文明。”文光沉默片刻，望着海风吹起少年的衣角，耳边仿佛能听见祖辈的声音：“地球不能只留下钢铁和代码，她需要能种菜，能讲故事，能发呆的人……”这时，其他代表议论纷纷。“那个孩子？笑话！”“他的鞋上还有泥巴，原始人吗？”“显然应该选我，我们的科技如此先进……”文光没有说话，默默地把钥匙放在少年手心。“欢迎回家。”

系统短暂地沉默了一下，然后温和地回应：“接纳确认。欢迎回家！”“孩子，真正的未来，不是飞得多高，而是愿不愿意重新踩回土地，种下一颗愿意生长的心……”祖父的话又在文光耳边响起，他看着海天一色，放下心中的大石，笑了起来。

看图写话

金奖

我有一本图画本，
第一页画不出苹果。
红的太红，绿的太绿，
我画出来的，全部像番薯。
我画第一遍，歪歪的。
我画第二遍，姐姐看了笑出了声。
我画到第七遍，
还是被哥哥说：“像气球要爆炸！”
我有时候也会想，
是不是我真的不太会？
字我认得慢，句子我读得碎，
别人一下写完，我还在找“b”和“d”。
但我有一支黄色铅笔，它从来不说我慢。
它陪我一圈圈，一笔笔。
陪我练习每一颗苹果的转弯。
我画到第十遍，颜色开始温柔；
我画到第三十五遍，连爸爸都说：“有进步！”我画到第四十遍，啊，苹果自己跳出来了！
它有光泽，有香气，
还有一张悄悄贴上的标签：“这是你耐心种出来的。”从那天起，我就知道，
我不需要画得最快，
我只要——画得认真，画得不放弃。

卢易

育青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还记得那是40年前暑假的一天，晚饭后文光像往常一样跑到离家不远的海边玩耍。金色的海滩一望无际，咸咸的海风扑面而来，远处传来阵阵海鸥声，好不惬意！

文光一个人光着脚丫蹲在礁石边捡贝壳，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穿着深蓝色外套的叔叔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小铁盒。他蹲下来按住文光的肩膀：“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文光疑惑地抬起头，“我叫文光。”“文光，你能帮叔叔保管这个盒子吗？非常重要！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取。”还没等文光回答，叔叔就把盒子和一把钥匙塞进文光的手里，转身跳上了一艘正要离岸的船。船走后，岸边的其他船也陆续一起离开了，文光数了数，整整40艘。

文光赶紧跑回家把盒子和钥匙藏在了书柜的最里面，每天都会偷偷看一眼。时间一天天过去，盒子上的小锁和钥匙开始生锈了，轻轻摇晃时，里面会发出沙沙沙的声音。有一天，文光又去偷看盒子时被哥哥发现了，“文光，你这盒子里装的什么宝贝啊？咱们用钥匙打开看

金奖

看呗！”文光使劲摇摇头，耳边回响着叔叔的那句“非常重要”。

台风天的时候，文光特意用防水布把盒子包起来；搬家的时候，文光把它放在自己随身书包里，亲自抱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文光每周都会回到当初遇到叔叔的那片海边，左等右等，却一直没有等来叔叔。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都会望着窗外的月光发呆，“那40艘大船去了哪里？那个叔叔为什么还不回来？”今天，文光又一次来到记忆中的那片海滩。夕阳的余辉洒在海面上，把海水染成了金黄色。就在这时，远处突然出现了几个黑点，渐渐的，黑点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40艘整齐排列的大船！文光的心怦怦直跳，手心微微出汗，他下意识地握住了口袋里的钥匙。最前面那艘船靠岸后，一个记忆中陌生又有些熟悉的身影从甲板上走下来，依旧戴着黑框眼镜，穿着那件深蓝色的外套！虽然岁月在他脸上留下了痕迹，但文光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当年的叔叔。

“我就知道你会在这里等我。”叔叔微笑着拍拍文光的肩膀。文光的眼眶湿润了，他颤抖的从背包里取出那个保存完整的铁盒。叔叔接过盒子，轻轻转动钥匙。随着“咔哒”一声响，盒子打开了——里面静静地躺着一张泛黄的地图。“这是我曾经花费20年时间绘制的海上地图，当年我遇到危险不能带走它，情况紧急，我只能把它托付给岸边的你。谢谢你文光，你守护的不仅仅是一个盒子，更是一代航海人的心血和梦想！”

海风轻佛，文光望着重新启航的船队，胸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终于明白，有些承诺值得一生去等待，有些信任会在时光的检验下熠熠生辉！

金奖

盒子里躺着彩铅，
每一支都藏着年岁
三岁是柠檬黄，
充满了童真，
在图画本上留下一笔笔涂鸦，
就像他欢乐的童年。

七岁是紫色的，
是突然停下脚步，
研究影子长短的魔法；
是上课时突然想到，
铅笔写的字会变成一群紫色的小鱼。

十二岁是天蓝色，
削得太尖的铅笔，
戳破了笔记本的第三页，
是在紧张的考试中，
留下一串串数字。

十五岁是青绿色的
像未熟透的青苹果，
咬开却有一丝清甜；
勇敢、自信，
不够成熟，却蓄满生机。

金奖

二十岁是红色的，
像初升的太阳，
带着暖暖的光和热，
照亮前方未知的路，
不问终点，只想勇敢前行。

四十岁是褐色的，
如我的爸爸一样，
每天来去匆匆，
繁忙且疲惫，
对我的爱却厚实而深沉。
盒子里还剩几支铅笔，
谁也不知道，
下一笔会是什么颜色。

金奖

刘悦兮

孺廊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咸咸的海风掀起文光的旧衣角，还有他快斑白的头发。他握紧口袋里冰凉的玉钥匙。四十年了，爷爷临终前说的话仿佛还在耳边回响：“文光啊，每年4月4日，你拿着钥匙，在海边等待船头雕着龙头的大船，这是你的使命。切记！”月光下，一艘艘木帆船缓缓靠岸。船头站着一个穿蓝布衫的男人，他腰间的玉佩和文光的钥匙闪着同样的光芒。“请问你是文家后人吗？”男人带着南方口音问道，“我叫郑和，我的祖辈曾经来过这里，我是来赴约的。”说完端起一个铜盒。文光颤颤巍巍地掏出钥匙，插进郑和带来的铜盒子。“咔哒”一声，盒子轻巧地弹开了。里面躺着三样东西：金黄的稻谷粒，一捧黄土，还有一本发黄的手抄本。“这些稻子能在旱地里生长。”郑和指着稻粒说道。接着，他小心地递过用手绢包着的黄土：“这些土来自你们祖籍所在的地方。我的祖辈来这里的时候，村子里的人说，他们知道无法回到老家，落叶归根，但是心心念念要一捧祖上的黄土供奉。”最后，郑和

金奖

郑重地拿出那本发黄的手抄本，叮嘱道：“这本书记载的是种稻子、看天气的诀窍，还有一些药方，你们一定用得上的。”

这时，几个皮肤晒得黑黑的孩子跑过来看热闹。郑和和船工在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半枚铜钱，还送给他们小木马——这是郑和船队发明的朋友证！“希望以后你们还记得我们曾经来到这里，世世代代都成为好朋友。”突然，海湾传来号角声。郑和指着外面说：“我们现在要启程去更南边，那是我们从未到达过的地方，你愿意做我的向导吗？”文光望着爷爷留下的海图，终于明白爷爷的话的含义。他将铜盒留给一同前来的村民，登上甲板。月光在海面铺出一条银色的道路，闪着涟漪。文光知道，他将和郑和一起探索新的世界！史书上记载，600年前，郑和七下西洋，甚至来过新加坡。但没有人知道，有一位叫做文光的人，带着郑和一路向南，直达爪哇岛。

金奖

看图写话

在书桌上，躺着一粒青苹果，一把木尺子，一支刚刚削好的黄色铅笔，一个笔筒装满了彩笔，还有一个本子，上面写着40。这些家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无聊，开始聊起天。

苹果：自从我被买回来，我在这个家里已经呆了7天了！我感觉我都要烂掉了！

铅笔：我看你是嫉妒我的新发型，心里酸酸的吧。你这个绿秃头。哈哈！

彩笔：你那尖嘴猴腮的样子一点也不好看，我们圆圆的，五彩斑斓的才好看。

尺子：安静，安静。像我这样躺着睡大觉多舒服啊！

本子：谁把我立起来的啊？我躺不下来啊！

一天后……

铅笔：哎呀，我的新发型不见了！我怎么从高高长长的帅哥，变得又矮又粗了！

尺子：你没看到我身上全是黑色的印记，还不是你留下来的。哼！还有我那可怜的腰啊，竟然被小主人磕掉了一块。

彩笔：真不知道小主人想什么。他为什么不碰一下我们呢？

本子：身在福中不知福。小主人今天在我脸上写40，我才三岁。

铅笔：咦，那绿秃头去哪里了？（集体沉默）

本子：我查一下记录。啊，绿秃头刚刚被吃了。难怪小主人又长高了。

（所有人大笑）

金奖

银芷妤

培英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起茧的指尖摩挲着钥匙略带温热的金属表面，文光的心中久违地腾起一股不清不明的情感。“我在这儿！”见那些船缓缓靠岸，文光一边小跑，一边挥舞着手中的钥匙，皮靴在沙滩上踩出几个不深不浅的脚印。照明灯打在文光手上，钥匙在灯光的照射下显得锃亮，船头那人看清了那把钥匙，转身示意船上的水手前去迎接。待那水手赶到文光身前时，他向对方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文光垂眸，眼神在手中的钥匙上聚焦。沉默半晌，他缓缓开口，声音略有些疲惫与沙哑：“终于来了么……你还在等我回家吧……”水手闻言，转过头看向文光，“什么？”“……没事。”登船前，文光向船长提了一个请求——他要回岛上再看看，船长轻轻点头表示同意。离海岸不远的沙滩上立着几座简易的石碑，每一块碑前都摆着不同的信物，一张褪色的全家福，一支卷刃的钢笔，一把断齿的木梳……——那是几位战友生前最珍视的

金奖

物品，也是还在家里等待他们回家的人的牵挂。唯独文光那把黄铜钥匙还被他贴身藏着，像是在护着那最后半盏不灭的希望灯火。身后吹来的海风将文光的思绪带回40年前的夜晚。那时，年轻气盛的他总会爬上废弃的信号塔，朝着远方的海岸线眺望，铁架上的锈痕沾上了海风咸涩的味道，他从军装口袋里摸出那把钥匙对着月光转动——这是临行前夜，年轻的未婚妻剪短红绳系在他颈间的信物，少女甜美的声音仿佛又在耳边响起，“待到胜利的旗帜插满西沙的土地，我就来接你回家。”四十年来，文光每天都用钥匙在信号塔的钢架上刻上一道痕。钥匙被磨短了半寸，钢架上却生出了数百道月牙形的印记，一眼看去仿佛一串阶梯，连通了西沙群岛与回家的路。

不远处船长的喊声将文光拉回了现实，他站起身，最后看了一眼那几块石碑，转身离去。

文光扶着船舷又一次地朝海平面望去。想起黄昏时分从那里传来的混着海鸥鸣叫的汽笛声和那40支船同时劈开雾霾的场景，他的嘴角不禁露出一丝笑，有漫长的等待终于到了头的轻快，也有独自一人活过了大半辈子的苦涩。嘴角那道从40年前就再未出现过的弧度被揉进了文光脸上的皱纹里——像当年未婚妻踮起脚为他系上钥匙时，她发梢扫过自己下巴的痒，又像战友临终前滴落在自己嘴角的泪。

见到未婚妻的那一刻，文光哭了。他颤抖着手将钥匙放进她的掌心，两个身影在码头相拥，投出他们年轻的轮廓。海风从他们身旁吹过，惊飞一群海鸥，它们鸣叫着从两人头顶飞过，好似也在庆祝他们时隔40年的重逢。

金奖

金奖

亲爱的妈妈，

祝您40岁生日快乐！我为您准备了一个青苹果和一盒彩铅，您猜得出它们的含义吗？

青苹果代表平平安安，虽然现在尝起来还有点酸，但就像您说的，等它慢慢成熟，变红起来就会越来越甜啦！

彩铅有很多颜色，每一个颜色都充满着你我的共同回忆。蓝色是我年幼时您教我用蜡笔涂出的第一片天空；紫色是您亲手种下的绣球花的颜色；黄色是您带我出去玩时，身上穿的那件会随风摆动的长裙。顺便一提，您那时看上去像是一只在花丛中翩翩起舞的蝴蝶，好看极了！也希望您的内心世界永远充满色彩，上班少遇糟心事，多见小彩虹！我也想借这封信来感激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教诲。

记得我刚上小学那年，您送我的直尺和铅笔我现在还留着，我猜您想告诉我的是让我行得端坐得正，用最普通的铅笔为我的人生规划出最闪亮的前途。放心吧，我有好好照做哦。

此外，您最近总说自己上了年纪，是个“老阿姨”，但我的朋友们见了您都说您看上去很年轻、很漂亮。所以以后不要再这么说自己了！您在我心目中永远是最美、最好的人。

祝您永远十八岁

爱您的女儿

2021年7月17日

杨荞溪

启发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他脸上最新的疤痕还渗着血，还有一道很深的疤。他朝天上怒吼一声："终于！我终于要脱离这个地方了！"他的怒吼混杂着雨声，显露了他深深的不甘。他慢慢地坐上中间那艘船，大家都沉默着，迎接他这个英雄。"为什么……为什么不早点来！我差点就死了！"他咆哮着，似乎要把这些年的委屈和不甘都吼出来。文光慢慢地冷静下来，眼泪还在他脸颊上，他的脑海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那些苦难的日子……

"我是警察，我能为新加坡效劳！我一定要好好表现！"单纯又善良的文光心想着，踩上当年新加坡最凶狠的通缉杀人犯秦啸的船当卧底，殊不知这是他深渊的开始。一到那隐蔽的小岛，文光忍不住有些害怕，万一我真的回不去了怎么办啊。"不！我的船！"秦啸喊道，那艘船因为船长的失误，被放走了，里面可是有他们的食物啊！秦啸手臂上的青筋突突暴起。他的眼神面露凶光，转头看向文光。文光佯装镇定，实则冷汗已经滴到了地

金奖

上。不会吧！秦啸曾被称为“杀人魔头”，他最惨的记录是被手下背叛，关在野外靠吃人肉活下来的啊！文光转头看了看，这么隐蔽的地方，谁找得到啊！“杀人魔头”冷笑一声，看着已经跪在地上的船夫。“你把我的食材全都弄不见了，那今天的晚饭，只好牺牲你了。”他拿出一把尖刀，不等任何人做出反应，一刀插在了船夫的脖子上。血水混杂着船夫的泪水流进大海里。文光咬住嘴唇，浓郁的血腥味涌进他的鼻腔。他把手伸进口袋里，握紧他家的钥匙，它代表着有他妻子、孩儿的地方。“一定不会有事的！”文光不停地默念着，眼中却已被恐惧填满。“我还这么年轻，不能死啊！”文光心想，手心冒出一粒一粒的汗珠。

靠着这船夫的尸体，秦啸成功地存活了好几个星期。他不给文光吃东西，文光只能自己下海捕鱼。文光已经记不清很多东西了，他只能趁秦啸不注意，不停地在手心写着自己的名字、家庭地址。每天文光都感觉度日如年，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文光在这岛上的小林子里走着，秦啸的刀已经不太好用了，但他会跆拳道、散打等等。文光必须得找一个武器防身。他走在小林子里，越走越不对劲，高高的树木遮挡了阳光，据文光所知，这灰暗幽湿的地方正是号称“七步蛇”的最爱啊。它之所以被大家称为“七步蛇”，就是因为你被它咬了后，最多只能够让你存活走七步的时间！嗖嗖的声音传来。快跑！文光转身就跑，眼神锁定着阳光照进来的方向。“扑通！”文光掉进了一个沼泽！文光的心已经快跳出嗓子眼了，

他正在慢慢地陷下去。文光立马按照学过的方法进行自救。他往后躺，尽量放松身体。慢慢地，他的一只脚出来了！另一只脚也随着时间的推移伸了出来。果然！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他下意识地摸向口袋，还好还好，他的钥匙还在那儿。这时，旁边的一块大石头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不正好可以用来对付秦啸吗？文光立马冲向那个大石头，捡了起来。

好不容易走出那片树林，文光心中放下的大石又再一次被提了起来。该来的总会来，船长已经没有了，该他了……秦啸正站在外面，手握着那在太阳下熠熠生辉的刀。秦啸的表情还是如同往常一样冷漠，却总让人汗毛竖立。那刀虽已经生锈了，但还是很锋利。文光握紧他手上的石头，他明白，今天，不是他死就是他活。

文光的腿已经发软了，但脑海中不断浮现妻子的声音。“文光，你不要放弃啊！我还在家里等着你回来呢！”文光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明白，自己现在是有机会的，只要不放弃，一定能打败秦啸！文光尽量站稳，看到秦啸扬起的嘴角，似乎在嘲笑自己不自量力。秦啸以一个俯冲朝文光杀去，那刀刃的反光快闪瞎他的眼睛。文光往旁边一闪，可那刀刃还是不留情面地从他脸滑过。时间仿佛停止了，文光清晰地看见那片刀刃滑过自己的脸颊，鲜艳的血喷涌而出。“啊！”两个惨叫声不约而同地发出。文光的手捂着自己的伤口，看向倒在地上的秦啸。在电光火石之间，文光将手中的石头狠狠地砸向秦啸的头，秦啸已经无法动弹了，血哗哗地从他的后脑勺流出。

金奖

文光赢了。但他没有任何喜悦，只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他甚至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他只想回家，回到那个温暖又令人放松的家。文光迎着夕阳，吹着海风，泪水从他眼角一滴一滴地滑落。他手里抹挲着那个钥匙，他很想跳海，结束这悲惨的人生。可每当这个念头响起时，他妻子的脸总会浮现在眼前，支撑着他活下去。

光阴似箭，时光流转，文光早已没了当年的稚气，眉眼中都染上几分戾气。他每天靠捕鱼、种菜为生。下雨了就躲在自己做的简易帐篷里度过。每天都在海边看有没有船来救自己，可都一无所获。早几十年的他也许会失望，可现在只会有无尽被遗忘的苦涩。

这天，天空阴沉着，像米粒大小的雨滴慢慢变成了狂风暴雨。雨水在天地间织起了一张灰蒙蒙的大网。文光的帐篷被吹跑了，他被淋了个透心凉。本以为这只是自己悲惨命运中倒霉的一天，却在这大雨后看到无数个光亮，有无数个船向文光靠近！文光在大雨里奔跑，海风在他身上呼呼地吹，吹出了海的咸味。他站在海边，任由雨水淋在他身上，一道闪电劈在他不远处。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他的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40年了！我得救了，我得救了！”他泣不成声，手也慢慢伸进口袋里，摸出那个钥匙，拿出来，紧紧握住。前几天捕鱼时被弄到的伤口淌着血，可比起获救，那点小伤算得了什么？文光的意识慢慢回笼，船已经向岸边靠近，大家都在岸边致敬他这位独自在外40年的英雄。可他视线紧紧黏在岸边的一个人身上，他的妻子！文光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冲下船，紧紧地抱着长大的孩子和多了白头发的妻子，承诺再也不分开。

金奖

人，怎么能这么脆弱，又这么坚强呢？可以独自在无人的海岛上凭借着毅力存活，又会在遇到许久未见的亲人时哭得泣不成声。可以靠着仅仅一把钥匙支撑、想念，又会在见到真人时大脑一片空白。但文光相信，无论他经历了什么，还是会选择警察这个职业。他还是会充满正义感地保障大家的安全，尽力让世界变得美好，然后张开双臂，迎接这个不完美但美好的世界！

铅笔啊铅笔，
感谢你在我因不会的题目抓耳挠腮时，
陪伴在我的身边，跟我回答所有的题目。
考试的时候不能没有你，画画放松的时候不能没有你。
你在我3岁到23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在文具店里寻找漂亮的你。

尺子啊尺子，
感谢你在我画得歪七扭八时，
陪伴在我身边，帮助我画直直的线条。
画线时不能没有你，爸妈打我时也会有你。
你在我画东西，考试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在各个地方购买不同的你。

色彩啊色彩，
感谢你在这灰暗的世界，
添加了不一样的韵味。
我看世界有你，无论在哪都有你。
你在我学习，看世界时扮演重要的角色，
我会在全世界寻找各式各样的你

金奖

苹果啊苹果，
感谢你在我挑食时，
为我增添了新的口味。
我吃饭时有你，我画画时有你。
你在我的健康上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会买不同的你，品尝这世界。

40分啊40分，
嗯？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不是已经变成100分了吗？
我会继续努力，
不会在任何地方让你出现。

爸妈啊爸妈，
感谢你们在我没有经济来源时，
为我买铅笔、尺子，
赠与我色彩和勤奋的精神。
我会永远爱你们
可不是说说而已哦，我早晚会用行动证明。

金奖

梁美茜

育民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那是一把生锈了的银钥匙，很旧很旧……

晚风轻轻地吹抚着文光凌乱的白发，是啊，一转眼40年过去了，文光不禁想起来自己的前搭档——佳明。

想当年，当文光还是一位无知的少年探险家，不惧风雨、雷电，和同伴佳明在行驶了无数个寂静的黑夜后，佳明突然大喊：“文光！我们好像发现了那座神秘的孤岛！”文光当时正在睡觉，佳明叫了他好几遍，文光才揉了揉眼睛慢慢地起床，于是佳明不停地叫他“睡觉鬼”。文光只是笑了笑，吐着舌头，与佳明商量岛屿的名字，并为它取名为“红狮岛”。两人当时激动极了，文光还兴奋地跳来跳去，提议在他们发现的海岛上转一转。佳明同意了，他将双脚插进松软的沙子里，想感受一下在阳光下晒了很久的温度，却不经意地发现了那金灿灿的沙子下面竟隐藏着大量的珠宝和金币，好像在诱惑着两人去发掘，去占为己有。佳明立刻双眼发光，在沙子底下挖了挖，拎出来一条美丽的红宝石项链，捧在眼前仔细

金奖

地翻看。“我们发财了，文光……”佳明小声地说，好像怕被人听见似的。文光见状也拨弄了一下脚下的沙子，翻了翻珠宝，发现整座孤岛上埋满了价值连城的财宝，足够两人花一辈子了。可是文光眼睛里却没有佳明那般的激动与贪婪，反而多了一分忧愁。“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或许我们应该告诉国家，把这些财宝捐出去，帮助……”文光的话说了一半，却被佳明突然的动作打断了。佳明一个翻身把文光紧紧压在身体下面，手里还举着自己随身携带的匕首，恶狠狠地把刀尖对准了文光的脸，他热腾腾的呼吸让惊讶不已的文光感到难受和不解。“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找到的财宝，为什么要白白送给那些一点贡献都没做的人们呢？你想想，当你的弟弟饿死时，有人救他吗？”佳明大声质问着文光，他的身体像一片树叶一般轻轻地颤抖，眼里只有仇恨。可怜的文光被自己的搭档的质问和威胁吓了一大跳，他并不明白为什么佳明要忽然这么激动。既然自己不喜欢那种失去家人的感受，那么他们不更应该帮助穷人吗？文光摇了摇头，固执己见。他便也不甘示弱地拔出了自己的小刀，吓唬自己的朋友。

当然，他们都不想失去彼此，只是想让对方听从自己的意见而已。他们比划来比划去，谁都没有受伤。就在这时，佳明突然一个踉跄，被埋在沙子里的珍珠项链绊了一跤，向着文光扑来。那一刻仿佛就像慢动作，成为了文光永远的噩梦——只见佳明向自己倒过来，文光本能地后退了几步，却没有放下手中的刀，下一秒，文光就看到了红色的液体从佳明的腹部喷了出来，溅到了自己的脸上，还没等文光反应过来，佳明已经倒在了柔软的沙滩上，身下的沙子染成了鲜红色。佳明挣扎了一会，虚弱地向文光道歉，自己无法继续陪在他的身边了，他笑了笑，就永

远地睡着了。不管文光如何大声呼喊着搭档的名字，一遍又一遍，可是佳明和文光一样，变成了“睡觉鬼”，只是文光怎么叫佳明，他都不再起来了。文光的眼睛湿润了。“嘿，老爷子，你就是李文光吧！”一位年轻的男孩从领头的船上挥挥手大喊道。他身穿一件雪白的海军服，还有像海水一般颜色的深蓝色衣领，正微笑着向文光挥着自己的帽子敬礼呢。文光这才从自己的回忆中清醒，仰了仰头，深深地吸了一口大海咸咸的空气，把自己苍白的头发别到耳朵后面，冲着男孩笑了笑：“是的，是我。你们准备好带我走了吗？”文光在口袋里摸了摸，掏出了那把银钥匙，缓缓走向了那40艘船。

在40年前，文光遇见了一群流浪汉，出于同情，便把那座孤岛交给了他们保管，做他们的庇护所。而那把钥匙便是他和那群人的信物，也是佳明生前最喜欢的物品——钥匙和锁，自己拿的是钥匙——自己帮助了那些人，是他们打开新世界的钥匙，而那群流浪汉是锁——等待着文光去发现，去探索。而他们的孩子就是文光眼前的这群少年，阳光又开朗，与之前他们衣衫褴褛的父母完全不一样。文光欣慰地笑了。他等了40年，和他们设下约定，40年后的那一天再去一次那座岛，只为再次看一看那座名为“红狮岛”的那片沙滩，呼吸那上面的海风，闻一闻它有什么不同。当然，也去为自己的搭档扫墓。那岛上的钱财、珠宝，文光早已一律佚名捐献给了国家和贫困地区。看到自己的那笔钱财在报纸上登出时，极大地帮助了有需要的人民，文光感到自豪极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决定，帮助了无数人。他从来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拯救了过百的生命，不让他们有与自己的弟弟相同的惨遇。

那是一个干净的书桌。一本笔记本，一个插满彩笔的笔筒，一个青涩的苹果和摆在那木质书桌上的铅笔和尺子。笔记本上有一个醒目的“40”，那是倒计时？还是自己最喜欢的数字？更或者是远大的目标？都不是。

40是妈妈的年龄，也是妈妈经历了从一位满受照顾的女儿到一位全职妈妈的时间。时间拿走了太多，太多。披在妈妈的肩上，我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银丝。无知的弟弟总是问那是否是妈妈爱美，用自己的水彩笔涂自己的头发，就像自己为画作里的小孩上色那样。妈妈总是笑笑不说话，但我知道，那是一缕白发，代表着妈妈已不再年轻，代表着妈妈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活力，代表着妈妈美丽的时代已去而不返。妈妈总是在厨房里忙来忙去，切菜的声音在家里回响。妈妈总是唠叨，对着我和弟弟叮嘱那叮嘱这，我们都只是不耐烦地摆摆手，不一会儿就把她的话抛在脑后，不理不睬。但我们知道，那是妈妈在表达她对我们的爱。或许她不是一位有钱人，无法给我们最新的手机，最好玩的玩具，带着我们去环球旅游。也或许她不是脾气最好的母亲，无法容忍我和弟弟的胡闹，无法时时刻刻都忍耐住自己的怒火，但是她是我的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美丽的世界的那个人，也是从我们出生后再也没有离开过我们的那个人。

金奖

妈妈为了我们，很少和自己的朋友出去玩、逛街，只是一味地为我们安排与朋友的聚会。她也不爱美了，翻阅着妈妈的相册，她总是向我们吹嘘：“你妈妈我年轻的时候可漂亮了，你看，这身粉色的晚礼服好看吧？”可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有再见过妈妈像以前那样穿闪闪的晚礼服，去参加舞会，甚至没有粉色的衣服，只是穿着朴实无华的衣服，把她的孩子们从头到脚打扮起来，让我们看起来闪闪发光，而她……只是在旁边微笑和拍照。妈妈的脾气也变差了，爸爸总是说，妈妈没有以前温柔了，他们每次吵架时，我总能听到我和弟弟的名字被反复提起。

或许，我和弟弟不是最聪明的孩子，无法每次都像别人那样考到全班第一，我们也不是最孝顺的孩子，偶尔也与这个为我们牺牲的母亲顶嘴，对她发脾气，但在妈妈眼中，我和弟弟就是最特别、最好的两个孩子，是上帝送给她最好的礼物。

我以前总是羡慕别人家的妈妈，与自己的孩子一起看动画片，和他们打游戏，好像是彼此最好的朋友一般。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的母亲也同样好啊——她会做许多美食，每天的饭菜都不一样，给了我和弟弟一个香喷喷的童年。她还会和我和弟弟一起做手工，她那双为岁月流逝而摸出茧子的双手灵巧极了，一只小兔子、一只千纸鹤，妈妈都能飞速地用彩纸“变”出来。我把妈妈的生日和年龄记录在我的笔记本上，摆在书桌上，提醒自己她所经历的岁月和为家庭付出的贡献。在我眼中，她就是最完美的母亲，是我的榜样，也是我的依靠，是最独一无二的那个妈妈。

金奖

杜以萱

北源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那是一把泛着幽蓝色微光的生物晶体钥匙，表面刻着细密复杂的纹路。

海面上的船队以扇形阵列缓缓驶来，船身闪着奇特的银光。这不是普通的渔船，而是40艘记忆打捞船。每艘船的甲板上，树立着幽蓝色光芒的记忆晶体，在暮色的微光中折射出微弱的光晕。文光的指尖轻轻摩挲着钥匙上的凹槽，父亲失踪前最后的叮嘱又在耳边响起：“等灯塔重新亮起时，所有迷失的记忆都会回家。”

在四十年前的那个雨夜，文光仅仅才七岁，父亲作为记忆灯塔的构架师，正在进行人类首次集体记忆保存实验。但是实验开始不久后，意外发生了。四十个记忆储存单元因能量过载而在运输过程中四散飞溅，所有的信息和载体都坠入深海，父亲也因此下落不明，只在出发前留给文光这把造型奇特的钥匙。

领头的“追忆号”最先靠岸，船身突然亮起，在空中映射出一段文光记忆中早已模糊的画面：父亲抱着年幼的

金奖

他，站在新铸造完成的灯塔顶端，指着远方海面上跳跃的鲸群。“看，那是记忆的守护者。”父亲那熟悉的声音，穿越时空，在海面上清晰地回荡。这段记忆显然发生在事故之前，可如此宝贵的记忆却被文光遗忘了整整四十年。

随着打捞船陆续靠岸，更多的记忆被投影出来。文光看到了城市广场上人们排队参加试验、等待记忆备份的场景；看到父亲在实验室里身旁悬浮在量杯中的记忆晶体在缓缓上下飘动；还看到那个改变了一切的雨夜，父亲在控制台前，宛如预知未来般，突然转身，对着监控摄像说了什么，可这微弱的声音却被当时的滚滚雷声淹没。

钥匙在文光的掌心突然发出从未有过的耀眼的光。他走向废弃多年的灯塔，每一步都如同踩在了谱写时光的琴键上。灯塔大门上的锁孔与钥匙完美吻合，随着“咔哒”一声轻响，尘封四十年的机械装置开始了运转。四十艘船上的记忆晶体跟着一同亮了起来，像灯塔顶部传输数据光束。

在炫目耀眼的光芒中，文光终于看清了父亲说最后一句话时的口型：“记住要忘记。”原来父亲早就预见到，人类若不能将记忆遗忘，最终定会被记忆压垮。那些被打捞回来的记忆碎片终于在空中重组，展现出被城市集体遗忘的真相——根本不是什么技术故障，而是父亲当年故意引发的全体性记忆重置。当第40艘船的记忆汇入灯塔，灯塔大门锁孔中的钥匙突然化为光点消失。文光这才明白，这把钥匙本身就是父亲用自己的记忆编码而形成的

金奖

最后一件礼物。夜空中浮现出父亲完整的影像，他轻声说道："有些记忆需要打捞，有些则需要永远沉没。真正的记忆灯塔，永远亮在那些敢于放手的人心中。"直到黎明时分，40艘船仍然静静地停泊在港湾，船身上幽蓝色的荧光早已熄灭。文光站在沙滩上，看着朝霞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海风拂过面颊，带着咸涩的气息，带走了他心中最后的一丝执念。记忆灯塔仍然屹立在海岬上，但是文光明白它再也不会被启动——因为他终于懂得，生命中最美的部分往往存在于那些尚未被保存的瞬间里。阳光映射在不远处的海面上，泛起层层波澜。文光转身离开岛屿时，口袋里沉甸甸的钥匙早已随着他心中的久久无法放下的感情消失，化作清晨的一缕风，卷着沙粒，隐没在视线里。

记住要忘记，记住要放下。

金奖

看图写话

阳光洒进房间，落在那本笔记本上。第40页的纸张比其他的页数更加皱一些，一个用铅笔反复描写过的数字“40”静静地躺在中央。

一枚青苹果放在笔记本旁，表皮光滑，却散发着光泽。它绿得特别，既不是熟透了的甜绿，更不是生涩的酸绿，而是介于两者之间，像是停留在某个重要的时刻。阳光透过苹果，在纸页上投下淡青色的影子，笼住了笔记本的一部分。

一把木尺横在笔记本的上方，边缘被磨得光滑，尺身仍然留着细小的划痕和铅笔印。其中的几道刻痕尤为明显，它静止的样子，宛如一条等待被使用的基准线。

铅笔靠在尺子旁，木质的笔杆上有几处磨损。靠近橡皮的地方被磨得发亮，刻上了时间的脚步。彩铅筒立在桌角，里面的颜色并不整齐。几支常用的笔明显短了一截，被磨圆了笔尖。它们安静地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下一次的使用。

房间里很安静，甚至都没有钟表的滴答声，只有阳光在缓缓移动。当光线移动到某个角度时，整个画面突然有了新的意义——苹果的影子变成了映在本子上和桌上，留下浅绿色的痕；尺子的刻度在纸上投下整齐的阴影线；彩铅的颜色在光线的照射下变得更加鲜艳了，宛如春日里狂欢飞舞的蝴蝶；那个被反复描画的数字“40”，此刻看起来不再像某个事物的终点，而像一个等待被填满的开始。

金奖

金煜雯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第一小学（中国）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那触感熟悉又陌生，仿佛承载着跨越时光的重量。

船只渐近，文光看清了它们奇异的轮廓，并非传统的船型，船身散发着幽蓝的光芒，像是某种神秘能量的外溢。船停下后，从第一艘船里走出一个身形高挑的生物，皮肤呈现出淡淡的银色，眼眸犹如深邃的宇宙黑洞，散发着捉摸不透的气息。它径直走向文光，用一种文光从未听过却又莫名能理解的语言说道：“我们来自遥远的泽塔星系，你手中的钥匙，是开启两个世界连接的关键。”

文光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外星生物，思绪瞬间飘回40年前那个暴风雨夜。那时他还是个少年，在海边捡到一个漂流瓶，里面就有这把钥匙和一张写满奇怪符号的纸条。多年来，他四处求教，却无人能解读纸条内容，他苦心钻研古文明、外星文明，都没有结果。只是四十年来，他习惯在每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来到这片海滩，眺望远方，等待着一个未知的答案。

银奖

没想到四十年的等待，今日终于有了答案。外星生物接着解释，40年前，他们的星球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能源危机，通过星际探测，发现地球有一种特殊能源可以拯救他们，而开启获取能源通道的钥匙被分成两半，一半在他们手中，一半被传送到地球，等待有缘人发现，共同开启通道。文光手中的正是另一半钥匙。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文光跟随外星生物登上了船。船内的空间超乎想象，各种闪烁的仪器和悬浮的屏幕让人眼花缭乱。外星生物带他来到一个巨大的装置前，装置中间有一个凹槽，形状与文光的钥匙完美契合。文光深吸一口气，缓缓将钥匙插入凹槽。瞬间，整个装置发出强烈的光芒，刺得人睁不开眼。

光芒消散后，文光看到一个巨大的通道出现在眼前，通道内星辰闪烁，似乎连接着另一个宇宙。外星生物兴奋地说："成功了！这就是通往我们世界的通道。"然而，就在此时，警报声突然响起，原来由于通道开启，引发了地球磁场的异常波动，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灾难。

文光陷入了两难，一方面是开启了与外星世界交流的大门，另一方面是地球面临的危机。他看着外星生物渴望的眼神，又想到地球的安危，内心天人交战。最终，他狠下心，对外星生物说道："我不能以牺牲地球为代价来帮助你们。"外星生物眼中的光芒瞬间黯淡下去，它们明白文光的决定无可更改。

在准备关闭通道之际，文光突然想到，或许可以借助泽塔星系先进的科技，在不引发地球磁场危机的前提下，建立一个微弱且稳定的能量传输渠道。他将这个想法告诉外星生物，它们虽有些犹豫，但还是决定一试。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调试，一个小型的、仅能维持基础能量传输的通道被建立起来。

泽塔星系的生物带着这来之不易的能源踏上归程，临行前，它们与文光约定，未来会一同研究如何在不影响地球的情况下，进一步开发能源合作。文光带着那把钥匙回到陆地，他知道，这把钥匙不再仅仅是连接两个世界的工具，更是地球在浩瀚宇宙中勇敢面对未知、坚守自身的象征。多年后，当人们在历史课本中读到这段故事时，依然会为文光的抉择而感慨，而那把钥匙，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诉说着这段充满挑战与希望的星际传奇。

银奖

褪色的黑板擦还悬在钉子上，沾着未掸尽的粉笔灰。林秀芳数了数讲台笔筒里的彩铅笔，整整四十支，像列队的士兵，在夕阳里泛着珍珠般的光泽。旁边平放着一本牛皮封面的本子，泛黄的纸页上用黑笔写着大大的“40”，那是她用了四十年的备课本。

四十年前的那个清晨仿佛就在昨天，十五岁的她扎着麻花辫，踩着露水来学校报到。那时的教室坐满三十七个孩子，最小的那个总把鼻涕蹭在袖口。她用烧火棍在泥地上画田字格，教他们写自己的名字。“建国”的“国”总少写一点，她用竹尺轻轻敲他手背：“记住，大口加上玉，才是国。”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尖锐的声响，她用方言教孩子们念乘法口诀：“四四一十六，五五二十五。”窗台上的搪瓷缸里，泡着晒干的山楂片，谁背得好就奖励一片。她还兼任美术老师，自己掏腰包买来彩铅和画纸，带领孩子勾勒未来五彩的希望。可惜她不会电脑，外省结对学校送来的一台电脑，一直安置在讲台右侧，成了教室里最神圣的存在。后来有个叫春燕的丫头考上县重点，走前在她耳边悄悄地说：“林老师，等我大学毕业了，也要回来当老师，到时候教你用电脑。”就这样，春去秋来，她送走一届又一届的孩子，看着他们飞向更广阔的天地，而她自己守在这三尺讲台，一站就是四十年。还有两个月她就要光荣退休了，她憧憬着退休这天，她站在讲台上，怀抱着鲜花，在同事和学生的掌声中完美谢幕。

银奖

去年冬天，教育局的通知像一片雪花落在讲台上。全校学生锐减到七个，学校要合并到镇中心小学。今天最后一次批改作业，红色钢笔在本子上洇开墨点，陪伴她四十年的竹尺，早已斑驳开裂，细心的小桃让外出打工的爸爸过年带回一卷透明胶带，将尺子缠了一圈又一圈。本子旁边，躺着个青涩的苹果，带着未褪尽的绒毛，是今早路过果园时，虎子悄悄塞进她围裙口袋的。明天虎子就要全家搬到镇里，他也要插班到镇中心小学上学。虎子本来哭着闹着不肯去，她上门去做思想工作，虎子含泪点头了，她却红了眼眶。

锁门时钥匙卡在锈迹斑斑的锁孔里，她忽然想起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清晨。那时阳光也是这样斜斜地照进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仿佛能一直延伸到教室后排的空座位。窗外的老槐树沙沙作响，几只麻雀在空荡荡的操场上蹦跳。暮色漫过门槛时，她把四十支彩铅笔、写着“40”的备课本和那个青苹果整整齐齐码进布包。锁簧“咔嗒”一声轻响，惊飞了檐下筑巢的燕子。青苹果在包里轻轻摇晃，像极了四十年前她第一次收到的、学生用作业本包着的野山楂。

张智煊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四小（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整整四十个春秋啊！”苍老的呢喃被浪声揉碎，铜钥匙在暮色中泛着幽光。老人布满褐斑的手腕微微发颤，钥匙链上挂着的旧船锚吊坠叮当作响——那是1982年岛上最后的老铁匠熔了废船钉打的。俞华踩着咯吱作响的木板栈道踱来时，正看见老友深陷的眼窝里泛着粼粼波光。40年宛若一条线，贯穿了他的生命年华，如今却被他那40艘船一折再折，推出了他青年时的朝气与希望。“呵呵，盼了40年，这一日可被你老文盼来了。”俞华轻轻拍了拍文光那秃下去的肩膀，又望向了夜幕上的皎洁明月，转而又叹，“你提了40年的申请报告，可还记得你一开始接到回应时的情况吗？”“呼——可不是吗！那夜我可寝食难安。”文光笑应道，缓缓转身，离开了码头。

这座悬于碧波之上的翡翠岛，在八十年代的晨光里苏醒时还只是个贫瘠的渔村。文光至今记得1984年那个溽热的午后，几艘满载建材的驳船靠岸时激起的白浪。当混凝

银奖

士瞭望塔刺破天际线，他却目睹世代捕鱼的邻居们卷起芦席背井离乡。此后每个涨潮夜，两个老人便蜷在塔楼里，用望远镜追逐远洋轮的桅灯，直到瞳孔被橙色的海雾腌得发疼。自从建了码头，这里的居民开始陆续搬出这座海岛，他见如此，也不过是望海兴叹，与老友俞华一起在瞭望塔上盯着那蔚蓝的大海……

此刻文光正踉跄着穿过榕树气根织就的罗网，腐殖土在胶靴下发出粘腻的叹息。塔楼铁门开启的尖啸惊起夜栖的鲣鸟，保险柜里那个锈迹斑斑的汽油桶，仍保持着三年前深埋时的姿态。当刺鼻的烃类气息涌出时，老人塌陷的双颊突然泛起奇异的红晕——那日勘探仪器的蜂鸣声犹在耳畔，震得海蟑螂四散奔逃。他从口袋中掏出那柄坑坑洼洼、凹凸不平的古铜色的钥匙，缓缓蹲下，双手略显颤抖地，将钥匙插进了保险柜的锁眼，柜中静静地竖着一个铁桶，他将其轻轻捧出，沉甸甸的，充斥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忽然笑了，笑得很灿烂。

“呜呜——”开采在油矿的船驶进了码头。他提起铁桶，奔向码头。“啊——幸会，幸会。”文光和俞华笑着与这次带队的船长握了握手。接着，文光又掀开了铁桶的盖子。船长眼睛微眯：“石油！”

转回数年前的一天，文光和俞华合资购买了一台探测矿物质的机器，于海岛上日夜奔波，发现了一个油井，一切都变了……

潮水漫过新浇筑的防波堤时，一艘锈迹斑斑的旧渔船正悄悄沉向海底。文光解开钥匙链上的船锚坠子，看着它划出一道银弧没入黑暗。东方既白，第一缕曙光刺破海平线，将四十艘巨轮的轮廓熔成金色的剪影，恰似当年那些载着乡邻远去的白帆。

暮春的夕阳斜斜切进教室，在第三排课桌上熔出一汪琥珀色的光池。笔记本封皮上“40”的烫金数字已然斑驳，边缘卷起的纸页间夹着片枯槁的枫叶——那是去年深秋小华从操场捡回的，此刻叶脉里还蜷缩着几粒粉笔灰。

“整整四十周啊……小华的指尖在数字凹痕里来回摩挲，铁质活页扣在静谧中发出细响。小明正用美工刀修补尺子上的刻度，木屑簌簌落在两人并排的椅缝间，像极了窗外梧桐飘落的时光碎片。

风突然掀动窗帘，惊醒了笔筒里沉睡的彩虹。二十四支彩铅在光瀑中苏醒，赭色笔杆留着运动会时摔裂的豁口，靛蓝笔尖还粘着元旦联欢会的亮片。小华忽然注意到那支苹果绿的彩铅——去年教师节他们偷偷给班主任画像时，小林就是用它在画纸角落描了歪歪扭扭的纸飞机。

“记得四年级的流动红旗吗？”小明突然开口，手中的黄铜刻度尺映出窗格的光斑，“我们量身高时刻的记号，现在都够不到最下面那条了。”只身中央有道焦黑的灼痕，那是自然课上做凸透镜实验时留下的永恒刻度。

小华的视线滑向窗台，青苹果早已褪成蜡黄的标本。去年九月，他们把它摆在这里打赌，看谁能在毕业前忍住不偷吃。此刻果皮皱缩成时光的年轮，隐约可见当初小芳用荧光笔画的卡通笑脸，只是那抹明黄已被尘埃染得晦暗。

银奖

放学铃惊飞了栖在灯管上的蛾子。阳光在日记本上投下金箔般的碎片，穿过四十个装订孔，在地上织出细密的光网。小华伸手去接那些跃动的光斑，恍惚看见入学式那天漫天纷飞的樱花，看见初戴红领巾时笨拙的绳结，看见去年暴雨天二十七个同学挤在教室吃泡面的雾气，看见此刻飘落在小明发梢的粉笔灰正悄悄变成雪。

银奖

付梓骁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中国）

故事接龙

夜幕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40艘慢慢靠近的船。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袋，摸着那把钥匙，钥匙上刻着各种密密麻麻的文字，记录着他四十年来发生的所有事情。等了四十年，他终于等到了。

四十年前，文光在去上学的路上，突然犯了健忘症，分不清自己是谁。他的意识穿越到一个无人的荒岛，四周是大海和茂密的丛林。海里全是密密麻麻的汉字，记录了他从小到大的生活趣事。但文光并不惊讶，因为这已经是他第无数次来到这个地方了。

原来文光小时候发高烧，烧出了健忘症，这健忘症会时不时犯病，而每次他都会来到这奇怪的地方。文光对此已见怪不怪了，但他殊不知，这一次一来便是四十年。

这记忆库里没有生与死，也没有野兽，但也没有人。文光也不能和任何人倾诉。文光来到这个平静的地方，是因为他的记忆全部乘船溜走了，但这在现实中也被人们称为健忘症，只有文光自己知道，这不过是记忆去旅游罢了。而文光要做的就是在这无人的地方等待记忆回来，用自己手中的“记忆库大门”的钥匙，打开所有的记忆，

银奖

让记忆再次回到大脑里各司其职，在各自该待的地方待着。

文光漫无目的地走着，他迈着步子向丛林里走去，在岛中央，矗立着一栋图书馆。文光来到这里，一是想找个温暖可睡觉的地方，二是来这里看看书打发打发时间。他挑了一本哲学书就坐下来看起来，他选择哲学是想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有伦理的人，但他貌似忽略了一点，那就是这里并没有人，没有人会对他评头论足。

相比之下，文光还是喜欢这里，相比于外面的喧闹，他还是喜欢一个人在这无人的记忆库里待上一会儿时间。

不知不觉中文光睡了过去，在梦里他梦到了他的家人四处寻找他，母亲已经晕厥。他惊醒了，此时天已经亮了，这是他来到的第二天了，他喜欢这里，但他更喜欢他的家人。他拼命地跑到海边，但这哪有什么记忆的影子，文光急了，他用手往那沙堆里刨，用撕心裂肺的声音试图唤醒自己，他哭了，他真的哭了。他用身上的贝壳划破自己的手腕，试图用疼痛唤醒自己，但这也失败了。

他绝望了，浑身无力地倒在沙滩上……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每天无所事事，整天就待在这里看看书、睡睡觉，混混沌沌地过日子。

就这样，四十年过去了，当初精神抖擞的一个人，现在变成了一个满脸胡渣，留着长发的小老头。这一天，他像往常一样在海边溜达，突然他看到远处出现了几个黑点，他站起来，用眼睛仔细地向前方望去，他看到那几个黑点逐渐变大，再近一点儿，那分明就是40艘帆船，船越

开越近，慢慢地停靠在了文光的面前。他看清楚了，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记忆之船”，他瞬间哭了，哭得就像是一个孩子。他的面前出现了一个箱子，那上面赫然有一个钥匙孔。他用钥匙一插，所有的记忆全回来了。

他回到了现实世界，见到了自己的家人，但他在记忆库里这件事没有告诉任何人，因为没有人会相信……

本子上的“40”闪闪亮，
是老师布置的作文题，
也是我画到第四十张的小飞船，
（妈妈说先写完作业才能飞向天）。

桌上的尺子量呀量，
数学题的格子画成行，
铅笔尖在纸上跳舞，
跳出整整齐齐的方阵，
——可我的彩笔在书包里痒痒。

情不自禁再一次望向本子，
本子上的空白，本来是未来无限可能的画卷。
现在，我觉得
那一条条横线，是爸爸妈妈为我们规划的人生道路，
它们试图将我引导到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向。

我们甘心吗？
过着别人安排的生活？
还是奋力拼搏，
追逐心中的梦想？

银奖

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谁也不能束缚我们！
像笼中的小鸟，
终将冲破牢笼，飞向自由的天空。

那苹果是我们路上的助力，
让我们吃饱、有力气与困难斗争；
那尺子和铅笔是我们规划人生的工具，
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篇章。

那盒五颜六色的彩笔，
不仅仅是笔——
那是五彩斑斓的人生。
我们可以拿起它为自己的人生画上色彩斑斓的装饰。

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五彩缤纷；
让我们的人生突飞猛进！

不论我们是谁、遇到什么困难；
记住：我们自己的人生由我们自己主宰！
我们要活出怎样的风采？是好是坏？都由我们来决定！
人生绝不是拿来浪费的；也不是被人安排的——这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为我们自己而活！
记住：拿紧手中的笔；为我们接下来的人生画上属于自己的道路吧！

贺诣婷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台门学校（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40年前，文光跟随着船队一起出海。船队很大，足足有40艘大船。可惜大海阴晴不定，那天风暴来临，船员们有些被席卷掉入大海，有些抢夺着救生圈。大浪打来，好友吴柯把最后的救生圈塞进了文光的怀里。

“别忘记……”话还没说完，吴柯已然被淹没了。

不知过了多久，风暴无影无踪，又是艳阳天。

文光醒来时，躺在海滩边，手里紧紧攥着那把钥匙。

文光知道吴柯想说什么——别忘记我们的目标。爷爷说这把钥匙会带来好运，会带来最珍贵的东西——这是爷爷的爷爷从海外归航后带来的。他和吴柯从小就坚信着钥匙能带来财富，他们期待着钥匙带来的财富。

现在，文光只剩下这把钥匙了。小岛杳无人烟，曾经壮观的船队只剩下搁浅的一艘。“钥匙会带来好运，会带来宝贵的财富。”文光重复着这句话，这是他如今生存下去的动力，他偏执地想着或许这是命运的考验与机遇，这座荒岛上或许就藏着这笔财富，所以他才会遇到风暴，他才会流落荒岛，他才会活下来。

银奖

他变成了鲁滨逊，努力地生存着，利用着那艘船上仅剩的屋子，他坚信只要活下来就会有财富等着他。他用石头在树干上刻着一道又一道，每一道都代表着一天。

今天是第40年，他在这里生活了40年，金银珠宝全无，不过他拥有了自己的一小片田园和一群兔子，总算是活了下来。

太阳慢慢沉下，文光站在海边，平静无波地盯着远处，这是他每天都会做的事情，他总是期望着能重新回到家乡。船帆从天际出现，是船！是40艘船的船队！他终于等到了……

游子终于又踏上了故土，但从前认识的人都已不在，文光依旧是孤身一人，不过他认识了一个朋友，是一个四处流浪的孩子。文光会在窗口留下食物，等着他来拿。

那天傍晚，孩子敲响了门，郑重地对文光道谢，并对他说："有一支船队正在找船员，他们愿意接收我，我可以养活自己了！"

文光凝视着孩子，从口袋中掏出那把钥匙，放进孩子手中，说："这把钥匙会带来好运，会带来最珍贵的东西——特别是在绝境中。"

看图写话

青苹果的形状
青色的苹果快要成熟，
该选择什么形状？
它在深深地思考，

是用直尺描出
四十天后的规整，
还是用彩笔随意涂抹
四十天后的随性。
苹果只成熟一次，
无法同时选择。

直尺铅笔一目了然，
但苹果喜欢想象。
四十天后，
形状如何，气味如何，
它会自己生长。

银奖

吴骏森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龙山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铜制的表面已经氧化发黑，却依然能看清刻着的“1984.6.17”字样。

这是父亲失踪那天的日期。

1984年那个暴雨夜，七岁的文光攥着父亲的船长帽，看着“海燕号”在台风中消失在雷达屏幕里。父亲临走前塞给他的钥匙，说等船队回来就带他去看世界。可等来的只有母亲在病榻上枯槁的面容，和书房里永远上锁的暗格。

“文光先生？”船长助理的声音惊醒了回忆。他接过望远镜，最前方的货轮缓缓降下半旗，甲板上飘着褪色的蓝白条纹旗——正是父亲船队的标志。

当舷梯放下时，文光摸到暗格里泛黄的航海日志。1984年6月17日那页写着：“今天儿子七岁，答应带他环游世界。台风预警来了，但菲律宾的医疗物资必须送去。”后面是密密麻麻的计算公式，那是父亲在狂风中调整航线的痕迹。

银奖

“您父亲的船队……”船长欲言又止，“在风暴中心救起了整个医疗队。”文光突然明白为何等了四十年——父亲用商业船队延续航海梦，却始终保留着最初的船旗编号。此刻40艘船组成的方阵在月光下泛着银光，像父亲当年说的“会带他去看的星星”。

文光将钥匙插入主控台，全船灯光骤然亮起。大屏幕播放着父亲生前最后影像：“如果文光看到这段话，说明船队已经壮大到四十艘。记住，真正的航海不是征服海洋，而是守护生命。”

今天是第四十天了。

我轻轻咬下青苹果的第一口，酸甜的汁水瞬间在舌尖绽放。这个从大陆带来的苹果是妈妈在我离开前塞进行李的，直到今天，我才舍得品尝。

桌上摆着我的宝贝：标着“40”的笔记本、五彩的铅笔、从老家带来的木尺，还有渔民爷爷送我的黄铅笔。窗外，咸咸的海风卷着椰树的沙沙声，吹进我的小房间。

四十天前，当爸爸说要带我们全家搬到这座海岛上时，我的世界崩塌了。离开繁华的城市，告别熟悉的朋友，来到这个被咸腥味包围的小岛，我恨透了一切。

第一周，我几乎无法入睡。海浪的声音像是一首永不停歇的催眠曲，却只让我更加思念城市的喧嚣。岛上的饭菜总带着海鱼和海草的味道，我拒绝进食，只吃从家里带来的零食，像守护最后的家乡记忆。

李老师送我这本笔记本时说：“用它记录下每天尝到的新味道。”我当时只在第一页写下：“这里除了咸，什么味道都没有。”

我翻开泛黄的纸页，第五天，我记录了第一次吃到的椰子汁：“有点甜，但还是很奇怪”；第十二天，岛上的孩子教我挖蛤蜊：“海水煮出来的蛤蜊汤，咸中带鲜”；第二十天，渔民爷爷用特殊的草药煮鱼给我：“原来海鱼可以不腥”……

我的铅笔也开始有了特别的含义：蓝色记录大海的味道；绿色描绘野菜的清香；红色画下辣椒的刺激；黄色标记阳光晒干的海带脆片……这些颜色组成了我的海岛味蕾地图。

“第四十天，”我写道，“今天我吃了从家乡带来的最后一个苹果。它很甜，但我发现，它的甜味中已经混入了海风的咸。而我，已经开始爱上这咸与甜交织的滋味。”

窗外，潮水涨落，带来新鲜的海腥。曾经让我皱眉的气味，如今却让我感到安心。我想起城里的朋友们，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刚出海的鱼肉有多鲜美，椰子刚剥开有多清香，或是黄昏时分海风夹带着的是多么特别的味道。

明天，我要开始记录第四十一天。渔民爷爷说，明天会教我用贝壳做风铃，听海风唱歌。在这座海岛上，我不再只是思念过去的味道，而是开始收集属于未来的味道。

咸风中，我尝到了生活最真实的甜。

马梦秋

舟山市普陀区六横镇龙山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像是从遥远时空传来的叹息。文光站在海边礁石上，身形伛偻，却站得如同年轻时一样笔直。他凝视着那40艘如同墨点般在海平面晕开、又逐渐清晰的船影。它们像一群疲惫却执着的候鸟，正缓缓归巢。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从青丝到白发，从希望到几乎绝望，再到此刻难以置信的狂喜与酸楚交织，他终于等到了。

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早已磨得发亮的粗布口袋，指尖触碰到那枚冰凉而熟悉的黄铜钥匙。钥匙的棱角因为常年摩挲而变得圆润，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族徽——那是一个由海浪和星辰组成的图案，象征着他们这个逐海而生的族群“星海之民”。

四十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海啸几乎吞噬了他们的家园——一座名为“星辰岛”的海上浮岛。族人四散，他和一部分幸存者被迫流落到这片大陆的边缘。长老在弥留之际，将这枚象征着开启“星辰岛”核心枢纽、也是唯一能重新“唤醒”浮岛能量源的钥匙交给了当时最年轻、最有活力的文光。长老的遗言是：“找到失散的族人，聚齐四十艘船的力量，带着钥匙，在星辰再次连成一线之时，回归故土。”

银奖

四十年来，文光历尽艰辛。他走遍了沿海的每一个角落，寻找着族人的踪迹，传递着归家的信念。有人放弃了，有人老去了，但更多的人像他一样，将回归的希望深埋心底，默默积蓄力量。他们约定，无论身在何方，都要打造船只，等待信号。而今天，就是星辰连线的日子，也是他们约定的归航之日。

每一艘船都代表着一个或几个家庭，代表着一份颠沛流离的记忆和一份对故土的深深眷恋。四十艘船，不多不少，正是启动“星辰岛”能量阵列所需的最低契约数量。海风吹动他花白的头发，他仿佛听到了船上传来的低语和孩童的抽泣，那是激动，是近乡情怯。

他深吸一口气，咸涩的空气涌入肺腑，却带来前所未有的力量。他举起手，对着船队的方向，用尽全身力气，吹响了用海螺壳制作的号角。呜——呜——苍凉而悠长的号角声穿透夜幕，在海面上回荡。

船队中立刻有了回应，一盏盏信号灯依次亮起，如同散落在海上的星星。它们排列成古老的阵型，缓缓向他所在的海岸靠近。

文光紧握着那把钥匙，它不再冰冷，反而因为他手心的温度和内心的激动而变得滚烫。这把钥匙，即将开启的不仅仅是“星辰岛”的核心，更是“星海之民”失落了四十年的家园和一个崭新的未来。他知道，等待结束了，新的旅程——回家的旅程，以及重建家园的使命，才刚刚开始。他的目光坚定，望向那片只有族人才能找到的、隐藏在特殊海域的故土方向。钥匙在手，希望就在前方。

桌上的景象虽然简单，却蕴含着深深的意义。青苹果青翠欲滴，笔记本上的“40”数字格外醒目，彩色铅笔整齐地排列在笔筒里，木尺和黄铅笔静静地躺在一旁，仿佛在等待某个重要时刻的到来。

这是小云的学习桌。作为一名彝族小姑娘，她正在参加学校组织的“民族大家庭”文化交流活动。每个同学都要用四十天的时间，认识至少四十个来自不同民族的小伙伴，了解他们的文化习俗，并记录在自己的笔记本中。

今天是第四十天，小云即将完成她的任务。她轻轻咬了一口青苹果，回忆着这四十天的奇妙旅程。

笔记本的第一页，是汉族小明教她写的毛笔字；第五页，是蒙古族阿拉坦教她画的草原；第十二页，是维吾尔族古丽教她跳的舞蹈步伐；第二十页，是藏族次仁送她的哈达图样……一页页翻过，每一页都承载着不同民族的色彩和温暖。

小云从笔筒里取出红色铅笔，那是朝鲜族敏智送她的，象征着热情；蓝色铅笔来自傣族妹妹莲花，代表清澈的水乡；黄色铅笔是回族艾莎的礼物，如同沙漠中的阳光……每一支铅笔都有一个民族的故事。

她用木尺小心地在纸上画线，这是白族大哥教她的精细工艺。黄铅笔是她自己的，代表着彝族的勤劳和朴实。

“四十天，四十个民族的朋友，还有十六个等着我去认识呢！”小云在本子上写下这句话，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她合上笔记本，想象着中国五十六个民族的孩子，像五十六支彩色铅笔一样，各有特色却又和谐相处，共同描绘出一幅绚丽多彩的“民族大家庭”画卷。

“明天，我要开始认识第四十一个民族的朋友！”小云期待地想着，心中的民族大家庭梦想正如窗外的阳光一样灿烂。在这个有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是独特而宝贵的，正如桌上那些看似普通却各具意义的物品一样，共同组成了最美的风景。

银奖

叶珈源

舟山市普陀区沈家门小学（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杂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明天，他将用这把钥匙打开宇宙终极规律的大门。

40年前，人类的基础科学研究几乎停滞。法国的、中国的、美国的大型强子对撞机除了找到希格斯波色子，勉强在实验室中分离了上夸克，几乎没有任何成果。对此，全球的基础科学家都希望能制造出更加强大的对撞机来探究物质的深层结构。为此，全球顶尖学者在2045年9月21日召开了一次会。会上，中国代表文光表示：直径160千米的中华号对撞机把能级提高两个数量级，仅仅撞出了上夸克，所以，如果想要更进一步，就只能——造环球对撞机！

这番话震惊了所有人。不过，经联合国计算，如果在北纬15度以上，每年投入全球GDP的25%，在40年内，这个项目是有可能成功的。于是，在全球基础科学家们的强烈要求下，这个国际工程项目浩浩荡荡地开始了……

银奖

光阴似箭，弹指一挥间，40年过去了。这天，由40艘巨轮托运的“太平洋—中国内陆”加速段就要在当晚完成组装了。

“大统一时代就要到来，物理学已经没有秘密可言了！爱因斯坦，您的梦想将由我来帮您实现！”文光——该项目的中国首席科学家，仰着头对着天空大喊。

随后，他转过身，不再看那些加速段的组装，而是回到了研究所，兴奋地期待着第二天的到来。抚摩着那把闪着莹莹蓝光的钥匙，枕着耳畔的阵阵涛声，他终于进入了梦乡，梦中，两颗质子以极高的能量撞在一起，发出灿烂的量子烟花……

第二天早晨，文光来到了研究院主控室。作为研究院德高望重的老者，所有人都对他敬重万分，不过他还保持着年轻时的和善与激情，友好地和众人打着招呼，然后在万众瞩目中，举起那把闪着比昨夜更加璀璨蓝光的钥匙，缓步走向主控制台。

准备开始对撞实验。“3，2，1——开始！”文光和其他两位来自法国和美国的首席科学家一起，把象征着人类打开知识的大门的那把钥匙插进了锁孔。顿时，屏幕上窜出一条能级红线。没过几秒，就听见监测员说“已经绕地球一圈了”。人群中一阵激动。

但文光紧紧盯着那条曲线，丝毫没有懈怠，反而面色有些凝重。很快，他转过头去跟那两位外国学者讨论起来：“特斯克，你觉得物质可无穷分吗？”“嗯，这不马上就有结果了吗？我们将看到，夸克中所暗含着的大统一。不过我目前还是觉得可无穷分吧。”

“你呢？迪依斯？”“我坚持认为物质不可无穷分，你们可以击碎质子，但不可能击碎夸克。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实验，再等会儿。”

这时，文光突然神色一凝，说：“我觉得可能什么也看不到。”“为什么？”“真、空、衰、变！”“不可能！这次实验是精心设计的，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特斯克大吼道。“别着急，我只是感觉不好，等着结果吧。”

在三人谈话间，能级曲线已经逼近对撞能级。终于，又过了四五秒后，实验要求达到了。

“开始对撞！”三位首席科学家同时下令。很快，粒子雨疯狂轰向目标，1秒，2秒，3秒……

“怎么还没结果？”迪依斯等得有些不耐烦了。突然，电脑屏幕上闪过大量分析结果。“撞上了！撞上了！”众人欢呼起来。五秒后，AI就分析出了那个大统一理论的公式，同时也明确标注夸克已被击碎。迪依斯有些失落地看着屏幕，无言地走开了。可就在这时，AI发现了那个小小的死神希格斯波色子——真空衰变发生了！“不——”文光冲向那把蓝焰冲天的钥匙……

“轰隆”巨响中，文光大汗淋漓地从床上一跃而起。

看图写话

一只青苹果俏生生地站在桌上
淡淡的芬芳，流畅的润泽，明朗的诱人
一把彩铅亭亭地倚在笔筒
赤橙黄绿青蓝紫，安安静静地吐露缤纷
我的妈妈，今年40了
但她还是
最爱那一口清甜
最爱那一支笔，一张纸，
写写画画，记录这每一天的
极简之美

银奖

郑茜尹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文光出生时，右手腕就带着钥匙形状的青色胎记。每个满月夜，胎记都会发烫，像有把小烙铁在皮肤上勾勒钥匙齿痕。十二岁生日那晚，他在阁楼发现个檀木盒，盒盖上凹陷的纹路竟与胎记完全吻合。

盒子里躺着把青铜钥匙，匙柄刻着浪花纹。当钥匙碰到胎记的瞬间，月光突然凝成水柱注入锁孔，盒底浮出张会动的地图——浪花里漂浮着四十艘发光小船，每艘船桅杆都是把倒插的钥匙。“这是爸爸失踪前留下的。”妈妈突然出现在门口，手里捧着个布满盐晶的漂流瓶，“他说当胎记变成金色时，就去鲸落湾等涨潮。”

七月十五的鲸落湾，文光手腕的胎记金如旭日。子夜时分，海面浮起四十朵荧光水母，每只水母伞盖下都垂着青铜锁。当钥匙插入最大的水母锁孔，海天之间突然竖起道水晶桥。桥尽头驶来的船队令人胆寒：船身长满会眨动的藤壶眼睛，帆布是用渔网和鲸须编织的，最可怕的是船

银奖

头雕像——四十艘船的船首像都是不同年龄的文光，从婴孩到白发老者。

“欢迎回家，第41代守钥人。”最年轻的雕像突然开口，眼眶里游出条透明小章鱼，“这些船装着被人类伤害的海洋记忆，你的钥匙能打开忏悔之门。”

文光踏上主舰甲板时，钥匙突然飞向桅杆。桅杆裂成两半，露出通往海底的螺旋楼梯。阶梯扶手上缀满发光珊瑚，每走七步就会出现道选择题：

用钥匙打开宝箱获得珍珠（珊瑚发出警告的红光）

把钥匙交给哭泣的美人鱼（珊瑚泛起治愈的蓝光）

在第七个岔路口，文光遇见被困在珊瑚牢笼里的父亲。原来二十年前，父亲为阻止盗猎船，用钥匙封印了整片暗礁，却把自己也困在时间的缝隙里。“记住，钥匙的真正力量不是锁住邪恶……”父亲的身影开始透明化，“而是打开善意的心。”

船队核心是头被铁链束缚的蓝鲸亡灵。它每根肋骨都插着捕鱼叉，伤口流淌着黑色原油。钥匙插入鲸鱼心脏位置的锁孔时，四十艘船上的藤壶眼睛全部转向文光。

渔船的幽灵出示被割鳍的鲨鱼，珊瑚精灵展示被防晒霜毒白的礁石，北极熊抱着融化的浮冰哭泣，钥匙在文光掌心融化，重铸成液态月光。他将月光撒向蓝鲸，铁链化作磷虾群，原油变成发光藻。重获自由的蓝鲸发出长鸣，四十艘幽灵船瞬间解体，化作修复珊瑚礁的生态砖。

黎明时分，文光腕上的胎记消失了。但当他帮助搁浅的小海龟返回大海时，左手掌心浮现出银色钥匙印记——这次是沙粒与星辉构成的新形态。

海底升起座水晶档案馆，四十道舱门对应不同海洋危机。馆长是寄居蟹形态的父亲，它的大螯夹着永恒旋转的沙漏："每当你用善意解决生态危机，新钥匙就会打开相应的知识库。"

当潮水退去时，文光口袋里多了枚贝壳U盘。插入学校电脑的瞬间，整个教室变成全息海洋馆，同学们手腕上都浮现出淡淡的钥匙光痕。

银奖

看图写话

讲台上躺着最后的苹果
像数学老师新烫的卷发
在粉笔灰里微微发亮
我们偷走午睡的颜料盒
把40描成旋转的阶梯
每一层都藏着不同的季节
当数字在橡皮擦里发芽
粉红蜡笔正轻轻撬开
年轮里沉睡的糖果教室
整面墙的方程长出翅膀
而黑板擦始终悬在半空
等待第41种颜色
从削铅笔的小刀上醒来

银奖

王紫萱

舟山市普陀区舟渔学校（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冰凉的金属已经被他的体温捂热。他不禁又想起那天的经历：那时候，他的父亲和自己的朋友恩尼建立了一个“动物研究所”。正当他们的公司处于鼎盛时期时，恩尼突然背刺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保住了文光，让他逃了出来，苟活在外。如今，他终于有机会复仇了。

港口，40艘船缓缓停了下来，随着船门的打开，一束束手电筒的光划破漆黑的夜色，一声声叫嚷响起在寂静的环境中：“快，把它们运上去，趁它们还没醒的时候。”“我说别笨手笨脚的了，麻利点！”文光静静地站在离港口有些距离的海边，注视着他们，他的双手紧握，身子有些颤抖。他望着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将一个个大笼子搬离船舱，时不时还会传来几声低沉含糊的吼叫。他深呼吸平复了一下心情，蹲下身子，自言自语地轻声喃喃着：“快了，就快了……”他看向港口，眼神决绝。

银奖

随着海风一次次地席卷而来，无论是文光还是笼子里的生物都清醒多了，不断地传来嘶吼声，笼子撞击的声音。文光已然暗暗靠近他们，清楚地看到身穿防护服的人在一只只地给笼子里射麻醉枪，只是一会儿，嘶吼声便少了不少。

这是一个半废弃的港口，四周森林环绕，没有建设道路。但他们显然有准备，乘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货车，那种货车大概有正常货车的三倍大，一个个铁笼被装了上去。文光悄然跟了上去，白色大货车缓慢地行驶着，车厢上是带着“动物研究”的图案，只是一会儿的工夫，货车便缓慢地停了下来。文光眸色暗了暗，躲在一棵树后，“这边交给我就行了。”一个严肃的声音响起。“唔，好的，好的……”最开头的人显然十分尊敬。文光探出一个脑袋注视着，他双手紧握成拳，死死盯着那个人，在他的身后是一个科技感的建筑，没有门。文光感觉好极了，于是，他在那些人看不见的情况下向着那里走去。

正当他以为万事大吉时，门口的警报便刺耳地轰鸣起来，只犹豫了一瞬，他便飞速向着里面狂奔着，一处处惊人的景象在他耳边飞逝，他无暇顾及，他跑到了一个死角，四周望了望，咬牙躲进了一个房间。他靠在门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仔细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

“我肯定看见了！吉尔！”

“不！你听着，我们绝不该过来的，真的……”

“别拦着我！”

“不行，我们绝对不可以来这里的！”

文光感觉自己的心都要跳出嗓子眼，直到两人的脚步渐渐远去，他才松了口气。他打量着这个房间的布局，这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房间：一个水箱在房间里摆着，水箱中“放”着一个个“大脑”，上面的纹路清晰可见，时不时发出一阵令人恶心的咕噜声。文光试探性地打开了房门的一条缝隙，空无一人。

他松了口气，果断冲出门，沿着一个个通道狂奔着，突然，“你在干什么？”一个身穿警卫服的人拦住了他，那个人手持武器，文光不可能打过他，他被警卫押着向一个地牢走去。

在一扇铁门前，警卫打开了门，将他推了进去。待警卫走后，他朝暗处喊了声，一个人影走了过来。

“嗨，杰西！”文光审视着他，杰西毫不避讳地看向他，眼神平静如死水：“没想到，你真的来了。”他重新靠在墙上，乱蓬蓬的头发垂下：“你自求多福吧。”他把一个钥匙丢给文光，文光接过后，又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随后打开了铁门，他心情沉重地往一个这些年都无比熟悉的地方走去。

到了，他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门，屋里是一个老人，那是恩尼的儿子。他看到文光，神情复杂，他注视了文光一会儿，花白的头发显得他更加憔悴，他叹了口气：“文光，这么多年了，我一直……一直十分后悔，”他的声音哽咽，继续说道，“这些年来，我过得不好，一点都不好……每次……每次我都会想起那天。我父亲在临终前说，让我务必找到你，把属于你的还给你。”

文光松开了握着钥匙的手，他突然明白，复仇并不能得到什么，也不能填补这四十年的空白，而眼前这个人，同样也被过去的阴影折磨着。

文光最终说道：“公司……你留着吧。”他的声音平静地出奇，“但我需要你们每年都来为我父亲祭奠。”那个人眼里闪过惊讶，感激地说：“一定会的……”

当文光往家走时，月亮高挂，他感到无比轻松，好像刚刚原谅的不是他们，而是放过了自己。海风拂过，文光觉得，今晚的风，格外清新。

傍晚，她又一次削尖了铅笔，木屑落在画板上，像一场小雪。画板边，有一个干的青苹果，是静物写生时剩下的表面的皮已经变得皱皱巴巴的，却在台灯下闪着琥珀色的光。

笔筒里，插着40支削尖的笔，每支都短得几乎握不住。一本笔记本摊开着，上面是一个大大的“40”，这是她参加美术特训的第40天，也是联考倒计时40天的开始。

“你的明暗交接处还是太生硬了。”陈老师皱着眉用尺子量着她的素描，“差1毫米，体积感就体现不出来。”那把木尺正压在画纸边缘，刻度线已经被铅笔灰染成黑色。她突然想起，第一天来画室时，陈老师说过：“画画就像人生，既要用尺子丈量，也要学会打破规矩。”

手机震动起来，是妈妈发来的消息：“给你买了新苹果，放在冰箱里了。”简洁的文字后还跟着一个笑脸。她想到水果店柜台上永远摆着最新鲜的苹果，而妈妈总是把磕碜的便宜货留给自己吃。

“知道为什么梵高画了那么多苹果吗？”陈老师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她的身后，拿着她最短的一支铅笔，“因为每个苹果里，都藏着一个不一样的太阳。”陈老师的手拿着铅笔在纸上轻盈地舞动，几笔便点亮了那个蔫苹果的生命。

银奖

从那天起，画室最后熄灭的灯总是留给她。她用尺子校准每一处结构，把第四十天的失败画作贴在了床上，笔筒里的铅笔越来越短，画纸上的苹果却越来越鲜明：第四十五天，她画出来苹果上的晨露；第五十五天，她抓住了果柄弯曲的弧度。第七十天，她已然可以画出鲜明的苹果。

联考上，她看着发下来的静物试卷怔住了，正是苹果。当她的笔尖触碰到纸面，四十天的努力已经成了肌肉记忆。

当联考老师走过她身边，不禁感慨："你这苹果画得真生动啊！"一次次削尖的铅笔，无数次的练习，都在这一刻化成了动力。当她走出考场，明媚的阳光正好照在了她的身上。

银奖

李冉晨

舟山市普陀区展茅中心学校（中国）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

40年了吗？仿佛就在昨天，文光陷入沉思……

“新来的？你也是永恒时光钥匙的拥有者？”男人的声音直接在他脑海中响起，“欢迎加入永恒航队。”“别怕，在这里我们死不了。”那个男人向他伸出手，文光这才注意到他的皮肤下有什么东西在蠕动，像是有无数细小的虫子在血管里游走。“我是威廉·道尔，《海妖号》的最后一任船长，1793年被钥匙带到这里。”

“每使用一次钥匙，我们就会失去一部分‘时间’。”威廉解释道，他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到最后，连存在本身都会被时空遗忘。”文光发现自己的手指开始变得透明。

“怎么离开这里？”

威廉指向船尾，文光这才注意到那里堆着数十套空荡荡的衣服，有些已经风化得只剩碎片。最上面是一件崭新的现代科研制服，胸牌上写着“陈立明教授”——正是三天前在科考船上失踪的导师。

银奖

“他试图像英雄一样拯救所有人，“威廉苦笑道，“结果只是加速了自己的消亡。”

突然，整艘船剧烈摇晃。文光看到远处的时空涡流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形状像是一条鲸鱼，但体型堪比航母，周身环绕着闪电般的时空裂缝。

“时空吞噬者来了！”有人尖叫，“它来收取‘时间税’了！”

“为什么你们不反抗？”文光质问。

威廉卷起袖子，露出手臂上密密麻麻的刻痕。“我试过327次。每次结果都一样——钥匙不允许我们改变任何事。”

文光突然意识到，这些船只在不断重复着它们沉没前的最后航程。船上的仪表显示他们正在驶向马里亚纳海沟。

“这就是钥匙的诅咒，”威廉的声音越来越远，“我们永远在沉没，永远在坠落……”

就在文光的意识开始模糊时，钥匙突然从他口袋飞出，悬浮在空中疯狂旋转。所有航行者都停下动作，露出解脱般的表情。

钥匙射出一道刺目的蓝光，文光再次被卷入时空漩涡。最后一刻，他看到所有幽灵船同时调转船头，朝着蓝光的源头驶去——那里有一扇正在缓缓打开的巨大门扉，门后是蔚蓝的、真实的地球海洋。

钥匙在他手中彻底化为灰烬。

看图写话

我的铅笔会发芽，
笔尖是嫩绿的芽，
橡皮擦是它的花盆，
削笔刀是园丁的剪。

写错字时，
它害羞地蜷起叶片，
被表扬时，
就开出星星般的铅花。

当它越写越短，
短成一颗种子，
我就把它种进作业本——
第二天，
纸页上爬满
歪歪扭扭的
新生字母的藤蔓。

银奖

李亭阅

成康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中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总算可以解脱了。回想4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年少轻狂的小伙子时，父亲的意外病逝仿佛将他拉进了无尽深渊，当他看着胸口不再起伏的父亲，双腿无力地瘫在了地上，浑身颤抖着，大滴的泪水与汗珠交杂在一起，滚落在地板上："爸爸！爸爸！醒醒，求你了！不要离开我！"文光拼命地摇晃着父亲的身躯，可是父亲再也没有回答他。文光绝望地倒在地上，抽泣着。时间无情流逝，文光带着悲痛与不甘沉沉地睡去。在梦境中，他的面前站着一个人，他却看不清那人的脸，只能模模糊糊辨认出那是一位男士。过了一分钟，那人率先打破了沉默："文光，你的爸爸去世了，我知道你很难过，所以我想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回到过去，挽救这场悲剧吗？"文光怔了怔，眼神从悲痛转为疑惑，随后变成了坚定："我愿意！爸爸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我不能失去他！"那人微微点了点头，又说："不错，但是还有一个条件，如果你不能挽救你父亲的死亡，那么一切将从头开始，只有你找到真相后才能离开。"

银奖

文光沉默了，挽救自己父亲的生命固然是自己的目标，但是如果不能找出真相并阻止它，将会陷入无尽循环。“这……我还是选择回到过去吧。”文光苦笑了一声，抉择的天平最终还是倒向了爸爸啊。“那好，我成全你。”那人回答道，他伸出手，一把闪烁着神秘银光的钥匙缓缓飘到文光面前，“这把钥匙叫‘时光密钥’，如果40年后你还是无法挽救悲剧，我会给你一个新的选择。”文光接过钥匙，向那人道谢，随后就陷入了昏迷。

当他睁开眼，自己就回到了父亲去世的1天前，一天，两天，三天……文光使出浑身解数，还是无法阻止父亲的死亡。甚至有一次自己为了保护父亲，把自己的性命也搭了进去，不过还好，这不是真实的世界，所以第二天他还是完好无损。20年过去了，文光已然从一个少年蜕变成了沉稳的大人，那颗炽热的心渐渐冰冷下来，原本带着不甘和悲伤的眼睛也黯淡了。现在的他站在海边，想着自己青年时的义无反顾，自嘲般地笑了。

船只在岸边停稳，从上面走下来一个男士，同样是看不清脸，但那熟悉的轮廓让文光一惊，就是那个让自己来的人！那人笑着说：“怎么样，40年过去了，想去另一个世界吗？”他的声音很温和，但是却带着一种无形的压力。文光点点头，将钥匙插入了锁孔，在这条新的时间线上，文光无助地发现，无论他如何努力，时间总是会把他带到原点，无奈之下，他回到港口，对那人说：“我明白了，亲人的离去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步路，是任你如何努力都休想改变的事实，我已经学会面对了，请你让我回

去吧！”那人满意地说：“你已经明白了，很好，我会把你送回去的，希望你可以让别人也学会接受生活中的悲与痛，不要放弃自己的人生。”再一次睁眼，文光已经回到了家里，他笑了，新的生活，开始了。

看图写话

木桌之上，简而不繁。
一把尺子，丈量时光的步伐；
一支铅笔，书写人生的诗篇；
一盒彩铅，绘出生活的绚烂；
一颗苹果，品出世间的清甜；
一个数字，写尽岁月的流逝。
四十年间，光阴荏苒。
尺子之短，岂能量尽流年？
铅笔之笔，可否取代一生？
彩铅之少，怎能描绘岁月？
苹果之甜，何处领悟心酸？
数字之虚，如何承载光阴？
日月如梭，当勿负韶华，莫待无期矣！

银奖

阎祈好

白沙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那钥匙中间有一个弹孔，还挂着一张照片。文光低下头，看着那张照片，陷入了回忆。

二九六零年，第五次世界大战开始了。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争，不管是男女老少都被迫参军，保卫自己的国家。而文光便是青少年部队中的一名成员。那时，他十三岁，是被军队中的抓捕手带到军营并接受训练的。抓捕手专门把那些试图逃离军队或藏在家里，不去参军的人捉拿归队。他们都接受过专业训练，侦察能力都是军队中最顶尖的。文光的父亲，郑光，为了保护自己的二儿子，把文光藏在了家中并在他死前，给了文光一把钥匙。郑光并没有告诉文光钥匙的作用，他只让文光保管好钥匙，因为它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但这种隐藏没能逃过抓捕手的侦察。当时，敌国对文光所在的区域进行了投弹。虽然文光并没有因此而亡，但他的家被炸毁了。他所藏在的房间被炸掉了一面墙，正好被抓捕手看见。文光尽全力挣脱，但双拳难敌四手，他最后还是被带到了军营。像他这样的

银奖

人都被安排到了最危险的部门，冲锋队。在冲锋队呆着不仅会在战场上冒生命危险，还会在训练时接收实弹训练。青年冲锋队里的人不是当过逃兵，就是躲避军队，没有一个人是自愿的，因此，在这里呆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淘汰并被送到战场上当诱饵。

“三十三号，郑文光，出列！”陆教官喊道，他青筋暴起，狠狠地瞪着文光，就在刚刚的训练中，文光因为掉队，拖了队伍的后腿：“等会儿有车会来把你送到前线，去当诱饵。”文光双腿一软，瘫坐在了地上。他脸色苍白，不敢相信自己的死期竟来得这么快。陆教官眼神冰冷，使劲踢了文光一脚。他尖叫一声，倒在了地上，捂着腹部。一滴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到了地上。文光的队友看见了，并没有上前去安抚他，反而流露出了胆怯的神情。要知道，只要有人在部队里哭，就会死得更快。陆教官并没有注意到文光，他只是走到一旁，坐了下来。过了一会儿，一辆卡车向军营驶来。上面跳下两个人，径直向文光走来。其中一人粗壮无比，胳膊上满是伤痕，而另一个人则高高瘦瘦，看起来弱不禁风。人不可貌相，那高高瘦瘦的人是孙浩，他可是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年纪轻轻的他早在二九四八年就自愿参了军，并加入了狙击队，在战场上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士兵。那健壮的人也不可小瞧，他是陆军突击队的队长，王刚。文光被他们俩提了起来并扔到了卡车上。车上还有许多诱饵，等着被送到前线。他们看起来死气沉沉，个个都在颤抖。“小子，快帮我把绳子解开。”其中一人用沙哑的声音低语道，文光还没缓过神，并没有作出回应。直到那个人踹了他一脚，他才连忙

把绳子解开。文光注意到了那只手上的手表，他知道那个手表的主人。文光慢慢地抬起头，定睛一看，竟是自己的哥哥，郑伟光。伟光似乎也认清了文光，他的眼里顿时充满了泪水。“文光，你还活着！”伟光激动地抱住了他。坐在前面开车的孙浩听到动静，猛然停下了车，让王刚下车查看。伟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赶紧松开了文光。王刚走了过来，盯着伟光说：“你要是再说话，引起敌军的注意，老子就宰了你。”伟光听了胆怯地低下了头，一路上沉默不语，但他的脑子里已经生成了一个计划。

到了前线，孙浩和王刚把诱饵统统推下车，开始分配地区。文光和伟光被分到了南侧，他们立刻开始趁没人赶紧沟通。伟光在路上决定带着文光逃跑。他掏出了一把跟文光一模一样的钥匙并让文光将钥匙放在自己的胸前，用来挡住子弹。“他们会扫射，这钥匙这么小，压根没用啊。”文光绝望地说道。伟光摇摇头，告诉文光只要心脏不被击穿并对受伤的地方进行包扎，都能够存活。“他们扫射后，咱们就躺下，装死。当部队其他人全部冲出去以后，我们就往树林爬，那里有一个废弃的避难所。”伟光说道，文光点了点头。

诱饵们被推到了战壕外，慢慢地向敌军走去。文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停止走动，紧闭上双眼，心里暗暗祈祷不要被射中。过了大半天，枪声还未响起。文光好奇地睁开眼睛，以为敌军没有发现他们。突然，一排子弹向着文光射了过来。出自本能，他立刻卧倒在了地上。倒在地上的同时，文光感到那把钥匙开始发热并裹住了他的全身。但当文光低头看向身体时，那钥匙又似乎变

回了原来的大小，上面还多了一个弹孔，文光还没来得及惊叹，就听到了伟光痛苦的声音。他转过头，看向伟光，心顿时凉了半截，伟光的钥匙貌似没有变大，他的小腿被子弹划破了。文光刚要起身，却被不远处传来的奔跑声制止了。他只能躺在地上，焦急地看着伟光。在其他冲锋的士兵跑走后，文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跑向了伟光，拽着他的胳膊，把他向森林拖去。

进了森林，一个避难所映入了他的眼帘。文光连忙拽着伟光，进入了避难所。他扯下自己的外套，将其绑在了伟光的小腿上。伟光看着文光，无法形容自己有多么感激。文光并没有久留，他拿出了伟光和自己的钥匙，走向了避难所的深处。正如伟光所说，避难所的尽头有一扇门，门上则有两个钥匙孔。文光双手在激动中颤抖，难道这扇门背后真的就是自由吗？他插入钥匙，缓慢地转动。“咔嚓”，门锁被打开了。文光推开门，被眼前的一幕震撼到了。一把把枪挂在墙上，地上还停着一辆水陆双栖的车。同时，墙上还安装了一架机器。这屋子里的一切都崭新无比，车后面还有一扇门。“你为什么没早把我送到这里？”文光自言自语道，郑光完全可以把文光送到这里躲避军队啊。一串脚步声让文光清醒过来，他连忙查看是谁。伟光正一瘸一拐地走着，在看到文光后，露出了一抹笑容。文光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上前，搀扶着伟光，把他带到屋子里。伟光立刻坐在了地上，按着小腿，一句话也不说。文光递给他一箱急救用品，并打开了那架像电脑的机器。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响起，吓了兄弟俩一大跳。“伟光、文光，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避难所，这里还

有其他房间，你们等会就能进入了。那两把钥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以便你们存活。我知道这个音频播放时，我已经死了，但你们只要在这里待四十年，就能够成功逃离这是非之地。切记，一定要待四十年，因为敌军肯定会用核武器来攻击我们的，而四十年足够使核辐射降低到人类能生活的程度，再加上我研发的一种能够减轻核辐射的衣服，你们一定能够与其他存活的人类上船并逃到安全的地方！记住，四十年！”

音频结束了，文光和伟光对视一眼，笑了。他们终于有救了。虽然四十年的时间十分久远，但他们心中已经有了希望。有了希望和父亲郑光作为科学家的保证，一切似乎没有那么残酷了。

文光把照片收了起来，他多么希望那张全家福还能够是现实。可那只是幻想，他必须停止怀念，不再想过去的事了。现在，他唯一的亲属只有他哥哥。但他们身后是几百万名幸存者，几百万名感谢并支持他们的人，几百万名即将走向自由的人。伟光将手搭在文光的肩膀上，轻轻地拍了拍。文光明白了他哥哥的意思，他必须把眼前的事做好，之后再思考其他事情。

船上跳下一人，他骑着快艇，来到了文光身边。那人敬了一个军礼，并说道：“我是郑光的朋友，吴俊杰。你们应该就是郑伟光和郑文光。现在，我将指挥大家上船并前往安全的地方。”文光点了点头，示意吴俊杰开始疏散人们。他立刻掏出喇叭，开始指挥。

文光与伟光交换了一个眼神，这么多年，他们终于自由、安全了。文光和伟光一起踏上快艇，往自由开去。

看图写话

四十，一个数字。

它并不特殊，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字罢了。

但对于其他人，这不一定是对的。

也许，他们在四十岁时创业成功；

也许，他们生命中有四十天十分有意义；

也许，这是他们的幸运数字。

四十可以代表霉运，也可以代表好运。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假如，你说四十里面有四，不吉利，那就是件坏事。

但假如你在满分四十分的考试中取得了四十分，那就是件好事。

人不能一直悲观地去看待事物，要尝试以乐观的态度去接纳挑战。

我父母常说，要从错误中吸取教训，要天天开心。这当然是对的，但如果人一直悲观，恐怕这压根就实现不了。

学校也倡导积极的行为，例如鼓励自己。

在遇到困难时，不要轻言放弃，要努力克服。

我坚信，只要乐观，就可以从每件事中找出好处。

我们都希望这个世界会多一份快乐，少一份悲伤。

而这，都要从做一个乐观的人说起。

银奖

李斯韵

圣尼各拉女校（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40年前，文光的爸爸出国工作前，小心翼翼地把那一把闪亮的钥匙放进文光的小手里。“文光宝贝，爸爸现在要长期去工作了。这是爸爸小时候，自己的爸爸给我的钥匙。你一定要好好地保管它哦！”爸爸笑眯眯地告诉五岁的文光。文光的爸爸是个渔民，可是这是他第一次长期离开文光和他的妻子去抓鱼。文光兴致勃勃地点点头，等了一会儿，又好奇地问了问爸爸：“爸爸，您什么时候会回来呢？”爸爸没有回答，只是亲了亲文光和他的妈妈一下，拍拍文光的头，转身离开了他们。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文光一天一天地长大、长高了。他仍然每天望着蓝色的大海，暗暗希望爸爸会赶快回来。他每天都看着妈妈，伤心地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却总是只说一句简单的话：“你别担心，爸爸会回来的。”哎，懂事乖巧的文光每天都想着爸爸，担心他是否安全，有没有食物吃。他多么希望又和爸爸再次在美丽的

银奖

沙滩上玩耍。可是，不管他多么希望，爸爸都一直没回来。时间过得特别快，不知不觉，文光已经20岁了。他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真希望爸爸回来后，他就可以告诉爸爸他的好成绩。他仿佛看到爸爸那慈祥的笑容，仿佛看到爸爸赞扬的目光，拥抱了他。

文光长大了，爸爸也长老了。文光不知道，其实，爸爸每天都勤劳地工作，天天希望能早点回家陪伴文光和妈妈……

有一天，下倾盆大雨了，风呼呼地吹着，雨点像断了线的珍珠似的，哗啦哗啦地打在窗上。文光望着汹涌的波浪，真希望正在抓鱼的爸爸会安全。“爸爸，我等您等了好久了，您什么时候会回来……”文光喃喃自语道，不知不觉地，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他从口袋拿出爸爸给他的钥匙，直到这一天还保留得好好的。他摸着那粗粗的钥匙，擦干眼泪，叹了一口气。文光已经等了30年了，爸爸没有回来。文光等了35年，爸爸还没回来。等着等着，文光越等越着急，脾气就越暴躁。

这年，文光已经45岁了，他一听到爸爸今天要回来的好消息，脸上露出了好久没见的笑容，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他像长出了一双翅膀一样，“飞”到沙滩上等着那慈祥、温柔的笑容。没想到，文光站在了沙滩上，等了半天，却总不见爸爸的面孔。“宝贝，回家了，明天再来吧。”已经鹤发鸡皮的妈妈催着他回家，文光却不肯。他站在沙滩上，望着海边。等啊……等啊……天色渐渐黑了，文光这才看到在海上那闪闪发亮的灯，是不是……

银奖

一个熟悉的面孔走出来，文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冲到爸爸的身边，紧紧地拥抱了他。父亲和儿子，紧紧地抱在一起，真的使人感动。文光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那时，爸爸已经是70岁了。他白发苍苍，满脸皱纹，脸上却流露出一个快乐的微笑。他们俩有说有笑地走回家，两人都眉飞色舞、满面春风的。到了家，妈妈也拥抱了爸爸，开心地哭了。在那一刻，文光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因为有爸爸妈妈在身边。

银奖

有一天，彩色笔孩子、铅笔姐姐、尺大哥、大苹果和本子妹妹都舒舒服服地躺在李老师的桌上。

“你们看！这是我们彩的画啊！”彩色笔孩子们得意洋洋地向大家炫耀。“我们呀，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我们，就没有美丽的画了。”铅笔姐姐听了，皱了皱眉头，摇了摇头。

“不是啊！我，铅笔姐姐，是最重要的。没有我，就没有美丽的画给你们涂颜色了。小朋友们说，我是他们最爱的文具，是最有用的。”铅笔姐姐指着自己夸道。

“哎哟，你们都没有用的！我，本子妹妹，是大家最爱的！你没看过吗？小朋友生日时，都喜欢买美丽的本子来画画。”本子妹妹听了，生气地尖叫一声。

“你们别那么吵了，小朋友们不能专心上课。”大苹果温柔地提醒了他们。“大苹果，你觉得自己怎么样？”彩色笔孩子好奇地问。

“我？我啊，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你没听说过，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吗？我不但好吃，而且能让大家健康地生活。”大苹果笑着说。“我是最重要的！”

于是，他们四个人吵了起来，谁也不让谁。“我是最好的！”本子妹妹大喊道。“不是！我们是最重要的！”彩色笔们听了，不甘示弱，就喊道。大家互不相让，吵得你一句，我一句。

“停！”这时，尺大哥语气严厉地喊道，“如果你们要吵架，就一天不要和对方说话吧！”就这样，大家就不理睬对方，一看到彼此，就低头走了。

彩色笔们想彩色，他们找了好久，却没有好看的图案来涂颜色。“啊！图画到哪里去了？铅笔姐姐，请给我画一个图片吧！”彩色笔们哭着说。果然不出所料，铅笔姐姐只是转头离开了。

不只是彩色笔们，大家都遇到了许多问题：铅笔姐姐画了美丽的一幅画，却没人帮她涂颜色。本子妹妹想画图，但铅笔姐姐不愿意帮她。

大苹果整天想要在本子妹妹上写作，但她不肯让他。大家都闷闷不乐地度过一天。尺大哥见大家愁眉苦脸的样子，语重心长地劝他们：“大家，我们是一个大家庭，不应该为了一点儿小事就吵架，应该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啊！更何况，我们都需要合作才能成功地把事做好。我们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应该和对方比较啊！今天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可以更和谐吗？”大家听了，无地自容。他们互相道歉，并且握手言和。“尺大哥是对的，我们一起去画画吧！”彩色笔们欢呼道。

那天，他们画了一幅特别的画，就叫：我们是一个大家庭。

徐煜棠

德乐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就像打开了一个时光隧道，时间瞬间回到了40年前的那个夏天。

那个夏天天空一片青灰色，暴烈的太阳把地面烤得滚烫滚烫的，蝉在树上，“知了——知了——”地叫着，像是在诉说一个古老的故事。老人们坐在树荫下，扇着蒲扇乘凉，孩子们在不远的溪水中嬉戏。文光脱了鞋子，双脚伸入水中，双手时不时地将溪水泼在肩膀上，聆听着阵阵蝉鸣。整齐的庭院、金黄耀眼的稻田交织出一副美丽的图画。刹那间，一声爆炸声打破了宁静，一阵阵浓烟扑面而来，文光的视线被浓烟盖住，当他缓过神来时，一群穿军装的男人正大步地走向他们的家。文光的妈妈向文光大步跑来，将他抱在怀里。文光不解地将头探出去，看到爸爸和哥哥被一群穿军装的男人带走了，“妈妈，爸爸和哥哥要去哪？”文光看向妈妈。妈妈已经哭得泣不成声，但脸上更多的是恐惧和害怕。“他们，他们要去参军。战争……爆发了。”母亲哽咽道，手里紧紧地握着一把钥

银奖

匙。“参军？”文光那会儿才5岁，并不明白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只是被吓着了不停地哭着，他紧紧地抱着妈妈，害怕再一次的分离。逃难……那是唯一的活路。

他们走啊走，从日出走到日落，就这样走了几天几夜，不吃不喝。终于，母亲坚持不住了，精疲力尽地晕倒在了小溪旁边，任凭文光怎么喊，母亲都没有醒来。最终，文光也没有了力气，躺在母亲的身上，昏睡了。

不知过了几天几夜，当他们再次睁开眼时，他们睡在一间小木屋里，小木屋里很空旷，也很旧，灰尘积满了大大小小的角落。醒来后的文光和母亲，看向这周围陌生的一切，感到不解又害怕，“这里是哪里？”这时木屋的门被推开了，进来了一位年迈的老太太，她穿着用藤蔓做的衣服，戴着用叶子做的草帽。“你是谁？”母亲的脸上满是害怕，但她依旧将文光紧紧地抱在身后。“你们不用怕，是我把你们救到这个岛上的。”老太太说完，就向他们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们跟着她。文光和母亲小心翼翼地走出了木屋，映入眼帘的是个一望无际的小岛，岛上的人都穿着和老太太一样的衣服，藤蔓编织的衣服和叶子做的帽子。“这就是我的国度。”老太太看着他们，慈祥地笑了笑，“那个屋子里也有很多像你们一样逃难的。”她指了指不远处的木屋。他们走向了那个木屋，在那里他们认识了很多像他们一样处境的人，都是因为逃难而来到了这里。

后来，文光和母亲就在这个小岛上生活，小岛上的土著人有很多不同的习俗，穿着、宗教、饮食都不同，但他们都有一颗善良和包容的心。文光、母亲和那些难民们都很感激他们，他们就像一个大家庭般团结，日子也一天比一天过得好。就这样，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文光的母亲也一天比一天衰老，到后来慢慢地走不动，只能坐在藤椅上。

有一天，母亲突然咳嗽得很厉害，整个人都很衰弱，“儿子，拿好这个……”母亲有气无力地轻声说道，将一把承载着岁月痕迹的生锈了的钥匙放在他的手心上。“妈妈，这个是什么？”文光抱着虚弱的妈妈，就像是妈妈年轻时抱着年幼的他一般，泪水布满了母亲的眼眸。“这是同心锁，当年我们和爸爸、哥哥分开的时候，我拿了一把，还有一把一摸一样的在你爸爸和哥哥手里，这象征着永恒的爱，我们也用它去找到对方。还有……一定要找到你哥哥……和他团聚……”话音刚落，母亲便没有了力气。悲伤如潮水般涌上了文光的心头，他的泪水像泉水般涌了出来。文光终于知道为什么母亲每次看向那把钥匙时，眼里都会闪烁着泪光，就如同银河中的星斗一般……文光抬头看向了天空，那夕阳很红、很暖，可他的心里却如乌云压顶一般窒息、难受，他心里无一不是和哥哥团聚的情景……

“文光！……”他的思绪被瞬间拉回，映入眼帘的是那熟悉又陌生的面孔，泪水早已湿润了脸颊，仿佛诉说着这些年的无奈，他在此刻更加体会了家和家人是心中永远的牵挂，母亲含泪闭眼的画面直击他的灵魂深处。

“妈妈，祝您40岁生日快乐，我爱您！”

“谢谢宝贝！”

“妈妈，为什么您今天要吃青苹果呢？它很酸的。”

“你看它青涩的脸庞就像你一样美丽又清新，所以我邀请你一起品尝它的酸甜。苹果的一生很短暂，在阳光和雨水的浇灌下，春天开花，夏天果实渐渐丰满，直到秋天成熟，散发诱人的香气，然而在这美好的时刻就会很快被采摘。”

“那40岁有什么不同呢？”

“40岁就像这本待绘的画册，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勾勒出它的样子，每一年都可以重新调整新的起点和目标，展望未来。虽然生活有酸甜苦辣，但方法永远比困难多，我们会在困难中不断成长，就像这青苹果的酸味是它生命中的一部分，尽管酸涩，却蕴藏着希望，让我们一口咬下去就渴望成熟后的甘甜。”

“哇，一口下去神清气爽，我好像喜欢上它的味道了！”

银奖

张炜智

北源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那把纯银的钥匙已经发黑，可依然能看出被爱如珍宝的痕迹，反而是文光蓬头垢面，不修边幅。

文光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可还是倔强地不肯掉落。40年了……40年了……他们还好吗？40艘船缓缓靠岸，一位胡子拉碴，黑眼圈浓重的中年男人在船还没完全靠稳时，就如同挣脱绳索的飞鸟般冲了出来。

“将军，这几年你过得好吗？”那位中年男人，带着隐忍的哭腔说。他的眼圈微微泛红，明显是哭过的。

“白亚，几年不见你怎么成了这副模样？想当年你拿着一把狙击枪，百发百中，临危不乱。还有你的礼数呢？看到上司报告都不打了？”文光半开玩笑地问。他看着面前的好兄弟憔悴的模样，眼底闪过心疼。

那位名为白亚的男人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他湿润的双眼望着自己的战友，仿佛有千言万语要诉说。文光也只是静静地望着他，他的眼睛里早已蓄满泪水。

银奖

他的眼睛像是一座蓄满水的水坝，有一滴水悄无声息地流了出来，40年积压的委屈也一同流出。这时40艘船早已停好，上面的人也整齐有序地走下来。上面的人大多风华正茂，朝气蓬勃，但有少数已经白发苍苍，可即使已经七老八十他们还是老当益壮，气势不减当年。“1676号战士报到！任务编号352顺利完成！”文光铿锵有力的声音从他骨瘦如柴的身体传出。“任务编号352圆满结束，1677号战士带领队伍前来对接！”白亚带着哭腔报到。“恭迎1676号前辈！”白亚身后的战士整齐一致地说道。文光看着在他眼里乳臭未干的孩子，不禁想起年轻时的故事。

那天骄阳正好，文光顶着烈日站军姿，旁边的白亚用肩膀轻轻地撞了撞他：“兄弟，你成了官可别忘了兄弟！”白亚小声地说。“那是当然。”文光强忍口渴说道。这时一位更高等级的军官走上台宣布：“战士们听令！稍息！”文光的脚酸痛无比，可还是分出精神听军官讲话。

“这次你们其中一个会被派去乌利克小岛观察敌军40年。此路凶险，很有可能一去不复返，不过我相信为国家、为家人这一点牺牲不算什么。你们可否有自愿的？”军官这番话一出，底下的战士们谁都不愿意。他们也是人，谁愿意为一个任务失去性命？更何况就算侥幸活了下来也要忍受40年的孤寂。军官见大家不说话便说道：“你们的誓言是白说了吗？”军官这番话一出，底下骚动一片。文光站了出来说道：“誓言不是白立的！1676号战士愿意为国家效力！”多年后，有人问为什么他要接这个

凶险的任务时，他只是耸了耸肩，并没有回答。有些事是不需要理由的，有可能是一时兴起，有可能是早已向往，不管哪种可能都是一样的，我们只需要知道他们干了就好。

当文光把这个消息告诉他的家人时，他们没有挽留，而是把一把钥匙塞到他的手里："如果你想家了，记住你永远可以开门。"文光就这样用一把钥匙坚持了40年……

看图写话

"同学们，今天我们要学40这个数字。"王老师拿着一张白纸，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40。

王老师把各种颜色的笔发下去，有红、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老师，老师！你这是什么颜色？"一位天真的小女孩问道。

"老师拿的是铅笔，是灰色的！同学们仔细看着，就是灰色。"王老师一边说，一边给这些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展示着。

王老师这时拿出一颗苹果问道："老师家有40颗苹果，请问这是很多还是很少啊？请觉得很多的同学举起手。"

大部分小孩举起了手，可还是有几位没有举手。

王老师叫了一位小男孩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我认为是很少。”小男孩用稚嫩的声音答道。

“为什么呢？”王老师耐心地追问。

“因为老师要做苹果派！”小男孩双眼放光地说道。

“为什么老师要做苹果派？”

“因为青苹果做苹果派才好吃！”王老师被逗笑了，看着自己手里的青苹果，她心想：还有什么比这群孩子还可爱吗？

“好了同学们，我们说回40这个数字。你们谁可以用40造个句？”“我，我，我！”另一位小男孩激动地说。

“好的，那就请你来回答吧！”

“我们教室里有40个人。”小男孩说道。

“那老师呢？”王老师调皮地问。

“老师是那一张白纸，用爱意包围我们，我们也不抵抗，甚至把0戳一个洞，让爱意穿透我们的心脏。”小男孩自信地说道。

王老师愣住了，她感觉心里有一缕暖流……

李嘉恩

康培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还记得他父亲那40年前把钥匙交给他的表情，那充满期待，充满希望的脸。还有他那时说的话：“我等不到。可是你呢……你可以代替我去。到时候呢……到时候你一定要勇敢踏上那40艘船的第一艘，用这把钥匙把门打开。”

那时文光还年轻，中学刚刚毕业，不明白父亲的意思。不过，他还是搬到海边，天天望出窗口，盼望着40艘船的到来。现在总算站在这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轻轻地走在沙滩上，一声不发，靠近海岸。这40艘船看似是古代的船，他在中国历史书上曾看过。夜，静悄悄的，偶尔只有鸟儿在空中飞行。忽然，船发出巨响，使文光吓了一大跳。船靠岸了，他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把钥匙，把它紧握在手里，跑了过去。

船边挂着一张网，他抓住后迅速爬上去。他的呼吸急促，心跳加速，手心冒汗，显得非常紧张。船上连人影都没有，他到底要怎么找到应该打开的门呀？他往左一看，

银奖

啊！有一扇门闪闪发光，吸引着他。他不停地发抖，慢慢地走上前，把钥匙推进门上的一个小孔。钥匙果然进得去。“这……这……这不可能是真的吧！”文光揉了揉眼睛，再伸出了手，摸了摸门。是一扇木门。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把钥匙一转，把门拉开。金黄色的光从里面射了出来，让他什么也看不到。他想后退一步，但感觉好像后面有一堵墙，想退也退不了。唯一的选择就是向前走。他再吸了一口气，缓缓地走了进去。

文光一睁开眼睛，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房间里。他身边站满了像是古时候大官一样的人，前面则站了三个熟悉的历史大人物：诸葛亮、周瑜和鲁肃！周瑜说：“诸葛亮您足智多谋，一定能想出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吧！”诸葛亮挥了挥羽毛扇，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回答：“三天。否则我甘愿受罚。”周瑜表面上一脸吃惊，但心中暗喜。他点了点头，说道：“我相信您的才能。”诸葛亮离开后，周瑜叮嘱军队不要给诸葛亮准备造箭的材料。鲁肃大吃一惊，问道：“难道您希望诸葛亮受罚？”周瑜笑了一下，一言不发。

文光一头雾水，头脑“嗡”了一声。他自言自语道：“哎呀，早知道就会在华文课上多专心一点！老师明明有讲过的呀！”忽然，他恍然大悟。“这……这不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草船借箭》吗？”他追着早已走远的鲁肃，不知道父亲为何会觉得这个时期那么重要。

正当他快追上鲁肃时，有人的手抓住了他的袖子，把他拉进了另一个房间里。他想喊也来不及了。他被推倒在

地，趴在地上。“你是谁？怎么看得见我？”有人问道。文光吃力地坐了起来，转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看似小她几岁的女孩。她的眼睛又大又蓝，头发又短又黑。她不高也不矮，身体不胖也不瘦。

“我是文光。你是谁？”

“我是艾莉。我的父亲给了我一把钥匙，告诉我要等40年，才可以看到奇迹。”“我的父亲告诉我要等40艘船呢！他们会不会是认识的呀？”“不管啦！我相信我的父亲在这里等着我。找他就行啦！”文光挠了挠头，说：“我跟着你去吧。去哪里呢？”艾莉笑着回答道：“跟着诸葛亮呗！”文光点了点头，跟着艾莉走向诸葛亮离去的方向。不知怎么的，他们就是找不到诸葛亮。难道要等三天吗？这时，文光往天空一望，发现飘着的云朵似乎有字的形状。他把字读了出来：“先到岸边寻找像水龙头的水一样流出来石头，又找像海里的波浪一样的狗。”他和艾莉想了好久，终于大喊道：“流浪狗的石像！”

他们冲去岸边，东张西望，总算找到了那只流浪狗的石像。上面又写着小小的字：“再在宫中寻找另外一把钥匙。”“宫中？是指刚才那座吗？”艾莉问道。他们正转身往刚才周瑜和诸葛亮说话的皇宫跑去，但沙滩上的一座用沙做成的小“皇宫”引起了文光的注意。他蹲下来仔细地看着那座“皇宫”，发现里面有正在阳光下闪着光的东西。他在沙滩中挖了挖，抽出了两把钥匙，并把一把交给艾莉。艾莉皱了皱眉头，说：“现在去哪里呀？”文光正开口回答，他们后面突然传来了声音：“三天后会

起大雾，我才愿答应。”原来是诸葛亮，他也来到岸边了。文光打从心底佩服诸葛亮：他真伟大，连三天后会起大雾他也懂！诸葛亮继续：“不如沿着海岸走走吧。”于是，他转身就走。文光立刻建议：“跟着诸葛亮吧！”艾莉有些怀疑。“如果我们跟错了人，那不就是‘猴子捞月亮——空忙一场’吗？”文光摇了摇头，表示应该相信他。他说服了艾莉，就和她追着诸葛亮跑。他们追上了他，走着走着，什么也没看到。等他们快要放弃时，艾莉指着岸边的一艘大大的船。“诸葛亮看不到呢！我们立即上船吧！”文光点点头表示同意。

他们爬上了船，但这次，船里边传出了笑声。文光大吃一惊，那听起来真像他父亲的笑声呢！又有另一个人笑了起来。艾莉小声说道：“那……那是我父亲的笑声。”他们俩互相看了一眼，不约而同地向前走了几步。有两扇不同的门。文光不知不觉走向右边的门，而艾莉则走向左边的门。两扇门都闪闪发光。文光把门打开，看到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父亲！父亲！我好想你！别再离开我了好吗？我拜托你呀！”父亲笑着说：“我和同事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电脑科技。现在，我虽然已经去世了，但你还是可以拥抱我，感觉到我给你的温暖。”文光的心微微一震，似乎明白了什么……

离小六会考还有40天，
离小学毕业还有60天。
我今天突然发现，
是时候感谢我的学校了。
但这次学校不是重点，
而是学校里的人。
所以让我趁这个机会，
向你表达我对你的感谢。
感谢学校里的老师，
一路上都支持我。
你们像橡皮和铅笔似的，
改正我的错误，
也纠正我的缺点。
比如我把“40”写成了“04”，你们会教我怎么修改。
你们的微笑与关心，
让我成为了更好的自己，我不会忘记。
感谢学校里的朋友，
一路上陪着我走。
你们像彩色笔一样，
给我的小学生活增添了色彩。
我永远忘不了和你们的各个美好回忆，
也永远忘不了你们的笑脸。

银奖

你们就算遇到困难也永不灰心，
希望我们可以保持联络，终身是朋友。
感谢学校里卖食物的阿姨和叔叔们，
天天给我们准备美味可口的饭菜。
你们像苹果一样，
让我天天有营养。
你们的食物让我精神百倍，
努力学习、专心听课。
你们的笑声与慷慨，
我永远忆念。
感谢学校里的清洁工人，
天天用功地帮我们把校园弄得那么干净和整洁。
你们像铅笔盒一样，
把学校里的东西都整理好，让它无比清洁。
要是由我来做，我一定抱怨，
但你们却面带笑容去做，永不抱怨。
你们的笑容与努力，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的。

最后要感谢家里的妈妈，
天天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您就像书本一样，
鼓励我认真学习，也充满知识和智慧。
虽然我时常对您发脾气，
可您还是不报仇，也不计较，继续忍受。
您的爱与温暖，
我会永远珍惜。

银奖

佘悦萱

林景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这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手里光滑的金钥匙出现一条条细致的纹路，它们拼成了六个字，虽然只是简单的六个字，但是却反映了一段悠久与精彩的历史。“既生瑜，何生亮？”

文光深吸了一口气，遥望远方。那是一个幽静的夜晚，连海浪似乎都平静了。那40艘船，将会把他护送到一栋实验楼。文光虽然心中带着一丝的不安与犹豫，但是他知道，他这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此时此刻他要完成的旅途。

那些船慢慢地靠岸，几位大臣与士兵从最中间的一艘船踏了下来，深深地向文光敬礼。

“大人，如今您将会做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业，臣向您送上臣的祝福！”文光马上回礼，然后挺了挺胸，梳了梳胡子，然后就踏着沉重的脚步上了船。文光在船上如坐针毡，这个旅途的开始，文光已经等了四十年了。一听说时光穿越的技术已成熟，文光马上就报名了。他心中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他的祖先周瑜报仇。

银奖

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才能非常出众。周瑜是吴国的大将，虽然文武双全，但是怎么都比不过诸葛亮。最后，英雄周瑜却因为在一场战争中被诸葛亮打败了，所以气得吐血过世。而在周氏家族中，这可是他们放不下的怨恨，一代又一代的人却都无法成功地为周瑜报仇。而文光也不忘初心，至今一定要登上那架“时光穿越机”，踏上复仇的道路。

很快，就到达了那座大楼。文光虽已年过九十，但双眼却炯炯有神，心中有无可想象的野心。而他这次的目标，就是杀死诸葛亮。

文光他进了大楼，进了“总实验室”。一个复杂的机器端坐在地上，各种电线与金属参杂在一起，谁会想到这会是一样改变世界的物品？颤抖着，文光从口袋里取出了那把金灿灿的钥匙。他深吸了一口气，嘴里默念着“初心永不变”。慢慢地，文光把那把钥匙插进机器上的一个洞口。瞬间，机器“嗡嗡”作响起来。一扇门从机器的侧面打开来，文光抿着嘴唇，踏进了那个狭小的空间。终于，时机到了。

“三国时期！”文光大喊道，一下子周围变得一片黑暗。文光只感觉身体失重，接着他屏住呼吸，几秒过后，机器便停了下来。

“时——光——穿——越——完——毕！”机器发出了声音，随后那扇门再次被甩开。文光完全没想到，这次竟然会成功！文光犹豫地走出了“时光穿越机”，只看到这正是蜀国宫廷的门外。天还是黑的，但是夜空中的几颗

星星正在闪烁，文光隐隐约约地看到守门的人员正在绕着宫殿徘徊。文光看着在正门的守门官绕到了后门去了，心中暗喜，轻轻地快步走向宫门。文光虽心存怀疑和焦虑，但他平复了情绪，闯入宫廷，快步地穿越着弯曲的走廊。很快地，他就找到了诸葛亮的房间。文光拿出手中的曲别针，很快就把门解锁了。

房间里，诸葛亮正在熟睡。好一个诸葛亮，住的房间一看就非常奢侈，就连最简单的门都是金子造的。文光在心中默念着他的目标，从口袋里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农药。他走去诸葛亮的床边，用手指打开诸葛亮的嘴，然后想也不想，就把一整瓶农药都倒进了诸葛亮的喉咙。但是文光却还不知道，已经有人盯上他了。文光把瓶子收进口袋里。就在这时，他听到身后一阵脚步声，简直让他身上的每根毛都竖了起来。紧接着，一阵怒吼声从走廊里传了出来，然后一个壮丁从走廊里冲进了诸葛亮的房间，一把抓起文光的衣领，用震耳欲聋的声音问道："你是何人？竟敢闯入宫殿，害我国丞相？"接着，更多的人涌入了房间，诸葛亮也醒来了，但是他迷迷糊糊的，似乎失去了理智。一半的人都跑去找医师，另一半的人便开始拉着文光，定他的罪。很快地，大王刘备也来了，他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了。"抓起来，让他尝尝死刑的滋味！"就这样，文光的手被结绳捆了起来，他被迫跟着那些官员走。文光知道他最后的结局会不好，但是他却毫无悔意，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使命。慢慢地，他离送死的地方越来越近……

甲：哥们，写啥呢？

乙：你看啊，我这可是在发挥我的超级书法！看我的“四”和“十”，简直写得一点儿毛病都没有！

甲：你看啊，字写得倒是没毛病，但是你那脑子真是有毛病！“四”跟“十”有啥好写的？再说了，咱汉语这么多字，非写这俩干啥呀？

乙：你看，这你就不懂了吧！生活中，没有一件事离得开“四”和“十”！

甲：你确定？那从现在开始，你说啥都得有“四”和“十”！输了的人，就得请对方吃大餐！

乙：没问题！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甲：你觉得啥都离不开这两个数字，那我问你，哪有绕口令带这俩数字的？

乙：傻子，连带“四”和“十”的绕口令都不会！我这就给你念一个：四是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甲：真是的，我咋没想想再问呢？你说，关于你家庭成员的，哪有“四”或者“十”？你家里没有四个孩子，更没有十个！

乙：哈哈，真不会挑题。我妹妹今年四岁，你说咋地吧？

甲：文具有关的。

乙：我的彩色铅笔套装里有四十支铅笔，这你不知道吧？

银奖

甲：我就不信，再来！跟文具有关的！

乙：呵呵，怎么都难不住我！我的格尺可是四十厘米长的！

甲：再来一个文具的，肯定没有了吧？

乙：又犯傻了？我书包里的笔记本就是四十页的，服不服？

甲：才不服！你刚才一直都在说“四”，该说一点“十”了吧？你来说说，运动还能跟“十”有关？难道你会十种运动？可别给我耍花样！

乙：你脑子里的俗语都跑哪去了？俗话说，“动一动，十年少”！

甲：哼！再说说跟你有关的，哪有“四”和“十”？

乙：哈，也不怪你，你不知道我体重四十公斤吧？

甲：课外活动。

乙：我参加的是合唱团。

甲：哈，没有！

乙：听我说完好吗？我们现在正在唱刘德华的《十七岁》！

甲：哼！该来个具体的了！数学里的符号，哪有？

乙：你还没学圆周率吗？圆周率等于3.14！

甲：哎，还真难不倒你！算了，我请你吃大餐！

乙：一言为定！

甲：喂，没有“四”，也没有“十”！你得请我吃大餐！

银奖

张羽青

星烁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幕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我来了。”他自言自语道。眼见那从模糊变清晰的船影，文光点了点头。

那四十艘船上，载着文光的各种家传之宝。他抬腿上了一艘船，手里还不停地攥着口袋里的钥匙。船离岸越来越远，却忽然停在了海中间。“文光，是时候了。”其中一个水手说道。他点点头，深吸一口气，便跳进了海里。紧接着，他一箱箱家传之宝也被投下海底。

还没等文光去找，一座雄伟的宫殿就映入他的眼帘，文光便拼命向宫里游。宫殿里有一根大柱子，上面盘着一条老龙。“你是什么人？”老龙以低沉而震耳欲聋的声音问道。“我叫文光，今年42岁。我父母已逝，但记得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说，到42岁时就可以来找您了。您可以帮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我早就等着这天了。从小到大，不管在成绩上还是工作上，都碌碌无为。我真的很想变得更好，但又不了解自己的缺点，也不知道如何改进。请您收下我送您的礼物，那些都是我的家传之宝。请帮我成为更好的人吧！”文光虚心地回答。

银奖

“嗯……”老龙闷哼一声。“那你父母给你打开宝箱的钥匙了吗？”文光点点头。老龙便拿出了一本厚厚的书，上面记载着所有人的档案。“陈文光，一百零三页……”老龙自言自语道，接着伸出了颤抖的龙爪，翻到了第一百零三页。“档案上写你虽爱探索新鲜事物，但特别怕吃苦。只要吃一点点苦，就爱自暴自弃，因此很多事都坚持不下来，所以才没有成就。”“既然这样，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吃苦，什么叫坚持不懈！”

老龙一边愤怒地说，一边让虾兵蟹将把一个宝箱搬到文光面前。文光拿出钥匙，颤颤巍巍地把它插入孔中，然后打开了宝箱，里面放着一本书。他把书翻开，书顿时开始冒出金光。文光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入书中。“啊！”他尖叫道，紧接着就消失在了书中。

远方一名战士吹响了号角。中国国旗在远方的空气中飘扬。“中国？我回到家乡了？”文光小声说道。一脸懵懂的他拿出手机一看，发现是1950年11月1日，抗美援朝时期，上甘岭战役发生了。这时，一群战士向文光冲去，吓得文光赶紧躲到一边。可并没有人注意到他。原来文光在战场上没有人能看到他，他没有生命危险。这时，文光被巨大的枪声吓了一跳，一个跟头摔在了地上。他觉得外面不安全，便躲在了一个山洞里。那个山洞正是战士们的躲藏处，里面环境恶劣，水也少得可怜。因此，大家需要节省水。“我们要誓死保卫上甘岭，坚决不能让敌人占领！”文光忽然听到这句话使他心头一震。虽然许多战士身受重伤，缺少资源，可是他们为了保卫祖国，依然拖

着遍体鳞伤的身体，继续打仗。反观自己，吃一点点苦就喊放弃。就在文光思考人生时，忽然一颗子弹向他飞来。文光绝望地闭上眼，准备悲剧的发生。可突然，文光回到了那个海边。原来是那条老龙把他传送了回来。他不禁稍稍松了一口气。

文光望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思考着刚刚发生的一切。在短短的七个小时里，文光看到了一位战士为掩护战友而冲向敌人的枪口，用身体堵住枪口，最后壮烈牺牲，也看到了战士们为保卫祖国而坚持不懈的精神，使文光收获极多。文光忽然感到十分惭愧。战士们一辈子像是受了三辈子的苦，比起他们，自己的苦还算点啥！没有那些英勇的战士，哪来的幸福生活？文光握紧钥匙，下定决心做个坚强的人，为祖国做出贡献，才能为下一辈建设一个更好的华夏。

我在整理书桌时翻出了儿时的学习用品
小学时的册子
陪伴了我六年
我依然留着它
因为它贵
有多贵?
花了我六年的青春
册子里写着一个大大的四十
那四十，写得歪歪扭扭
四十下面
记载着
我到四十岁时的愿望
要赚大钱，开豪车
如今，我已四十
事情并没有我想的那么容易
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开豪车，赚大钱
笔筒里放着五颜六色的画笔
那是妈妈送我的第一套彩铅
我仍然留住
因为它们
允许我天马行空

银奖

它们画出了我的种种梦想
从城堡到机器人
没什么是彩铅不能画的
因此
他们可以算是我小学期间最好的伙伴
突然，一股声音在我耳朵里回响
“林建国！快把我的彩铅还给我！”
我当时多么讨厌他啊
现在我好想再听到这股声音
铅笔，静静地躺在桌上
那是我儿时最好的朋友
安娜送我的第一份礼物
它朴实无华
但我依然留住
因为它承载着我青春时的热血沸腾
它在我熬夜刷卷子、备考时陪着我
我们一起度过了种种难题
这时，一把木尺从一个袋子里掉出来
“同学们！我再重复最后一遍！分数线用尺画！”
啊！这是黄老师的声音
如今，没人会管我用不用尺画线
可我真希望
黄老师能再管我一次

这时，水果盘倒了
一颗青苹果滚到我这儿
啊！这不是我儿时最爱吃的水果吗？
想当年，不管学习有多累
只要咬上一颗青苹果
我就会精力充沛
青苹果也载着我童年与青春的点点滴滴
现在回想起
我的童年，那是多么美好
童年
是校园里的清新空气
是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
现在想想
同学们藏在口罩里吃棒棒糖
默写前再看一眼
都历历在目

魏新悦

康林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文光眺望着那片深蓝色、无边际的大海。那大海好似一个无尽头的深渊，却也是文光梦想的开始和终结。他仰望天空，心想，原来不知不觉已经过去了40年。一切如故，四处都很寂静，但是，唯独文光能体会到这股空虚感。他在这片荒芜的土地呆了整整40年。这天，他终于看见了曙光，他的舅舅终于来接他了。他咬紧牙关，叹息着当年因痴心妄想就冲动地来到了龙狱谷。

文光原本是龙族的九太子。40年前，文光想要造出一把能穿越时空的钥匙，所以奋不顾身地来到了这座岛屿上。龙狱谷的神药特别多，所以可以造出那把钥匙。不过，这座岛屿上的海怪、妖魔特别多，因此，成了荒废无人的一座岛屿。文光是龙族，这个族类的寿命很长，多年后文光也仍是少年。不过，少年的脸上多了几丝沧桑。文光永远忘不了曾经的创伤。那惨不忍睹的经历，使他从无知、无耻的少年，磨练成了不惧脆弱的

银奖

“战士”。他好似一夜间就成熟了，他再也不露出那灿烂、治愈的笑容，再也不会脆弱地躲在暗处落泪，再也没有欢乐的童年，和朋友打闹的快乐，他似乎已经快变成一个毫无感情的“机器人”了。文光从小就经历丧失父母的惨况，他是被他的舅舅，今日的龙王收养的弃子。他从没被爱过，所有人都鄙视他，好似全世界都恨他。因此，他就要变得坚强，于是就开启了他的这趟旅途。文光从此无喜无悲，每天收集完灵药，就会坐在沙滩上，凝望大海。龙狱谷春暖花开，因此就连大海都美得像一幅画卷。他每天都在盼望着舅舅来接他，可是一天过去了，舅舅没来接他；一个月过去了，舅舅仍然没来接他；一年过去了，舅舅依旧没来。渐渐地，文光不再期盼，他每天收集完灵药，就会开始制作船。他每年都会做一艘船，每到年底，他就会将船放出去，任由它远航。他每次都会在船上写一封信，希望看到信的人会来救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文光一直过着平凡的日子。不过文光却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他同时也在研究怎么做出那把钥匙，慢慢了解每种灵药的作用。

有一次，文光正一如往常地采灵药，可是他走了几步却听见了咆哮声，过了一会儿，声音渐行渐远，已经听不见了。文光便没有多想，继续找灵药。直到一声声更大声、更凶猛的咆哮声传来，文光才意识到了不对劲。他拔腿就跑，三步一回头。突然，一只巨大的黑影蹦了出来。文光大惊失色，他磕巴着，说道：“那……那……居然是一只虎妖！”他觉得他的腿好似两个沙袋，沉重得几乎抬

不起来了。这时虎妖张开血盆大口，猛的一下朝文光扑了上去。文光并没有闪躲，他冷静地转过了身，掏出了一把自制的毒药猛地朝虎妖丢了出去，这才保住了性命。

最后，文光经过了40年终于做好了钥匙。在这刹那间，他也听见了船的喧嚣声，原来是舅舅，他终于来了，驶着那40艘文光做的船。文光的眼睛亮了，他抬起头，不可置信地眨巴着眼睛，好似怀疑这是不是梦境。那一刻，他顿时明白了，舅舅并不是找不到他，而是让他继续坚持制作钥匙。他终于领会了风雨之后有彩虹这句话的“含金量”。唯有坚持，才能得到成就；唯有坚持，才能自己打出一片天地；唯有坚持，才能实现心愿。虽然舅舅将他丢弃在这龙狱谷数十年，可是他仍然感谢舅舅，让他明白了成功者与失败者只有一步之遥，只要坚持，必然会得到成就。

这些事至今还历历在目，那些挫折与失败，那些收获与成功，哪怕缺了一样，文光也未必能有今日的辉煌。他又再次低下头，凝视手中那把钥匙。虽然钥匙的样子平平无奇，对文光来说，却意义深重。

我悠闲地躺在床上，望着璀璨的星空，星星像一个个被点亮的小灯泡，汇聚成了耀眼的星空。那星空美如画，好似在画里看见的场景。我心想，虽然有的星星比较明亮，有的暗淡，但是就是因为它们都不一样，才会形成美丽的星空。想着想着，我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尺子："诶？我怎么在这儿？"（惊讶）

我看见了，大吃一惊，心想，尺子怎么长了手脚，会说话，会移动了呢？

不一会儿，桌子上的苹果、铅笔、颜色铅笔和笔记本也动了起来。

苹果："我们终于能动啦！一想到一会儿要被吃掉，就好沮丧啊！我还是趁现在多动一动吧，恐怕一会儿就没机会了……"

铅笔："哈哈哈！你再好，最后还不是要被吃掉？更何况，你长得也好丑啊！"（对苹果说）（嘲讽）苹果不屑地瞪着铅笔。

苹果："你不也会有油尽灯枯的一天吗？你早晚会被削没的！"（嚣张）

颜色铅笔："喂喂喂！要这么说，我可比你好看多了。我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你呢？呵呵，不过是难看的黑色罢了，就别出来丢脸了，你应该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对铅笔说）（狂妄）

苹果："我好歹有用，能让人吃，你们呢？一群废物，长得难看不说，还没什么用。"（嘲讽）（对所有人说）

银奖

笔记本：“我用处可大了！我的里面记的可全是知识，哪像你啊？”（回怼）（对苹果说）苹果轻蔑地笑了几声。（不屑的表情）

笔记本：“还有你们，也没啥用！”（对铅笔、颜色铅笔、尺子说）

尺子：“我能测量东西，你们俩才没有用。”（对铅笔、颜色铅笔说）

不一会儿，场面混乱了起来，大家都争来争去，谁也不让谁。闹得两败俱伤，场面一片狼藉。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于是我开口劝架。

我：“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你们都很厉害的，都有用。要不大家都借机说说自己的长处吧。”

尺子率先开口了：“我可以用来量东西。”

苹果：“我可以给人们补充营养。”

铅笔：“我可以被用来写字，如果写错了还可以擦掉。”

颜色铅笔：“我可以被用来画画，因为我有很多种亮丽的颜色。”

笔记本：“我可以被用来记载东西，做笔记。”

大家都叽叽喳喳说起来了，他们都说得不亦乐乎。

我：“所以，大家各有所长，都是很厉害的。大家都有不同的作用，让世界变得更丰富多彩啦！这世间人事百态，自然有某些方面能力强的，哪个方面能力较弱的，可定有其他长处。因为你们所有人的存在，这世界才会如此有趣多彩。所谓“天生我才必有用”，我们的存在一定都有对的原因。”

杨越安

文园小学（新加坡）

故事接龙

夜色降临，海风夹带着咸味。文光站在海边，凝视着那40艘慢慢靠近的船。等了40年，他终于等到了。他的手不自觉地伸进口袋，摸着那把钥匙，文光的脑海里不自觉地涌现出诸多回忆：40年前，当他还只是一个步履蹒跚的孩童时，文光的父亲还是那个陪伴在他身边和蔼可亲的好爸爸，他觉得幸福无比。虽然他们家并不富足，但充满了温馨。可是突然有一天，一切都变了。文光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他的父亲异常兴奋，嘴里不停喃喃着：“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在他与母亲争吵一顿后，不顾一切地向外面冲去，之后便一去不复返。后来据文光了解，他的父亲曾是一名渔夫，那一天，他怀揣着无限的梦想和希望，前往这一片美丽却又暗藏危机的大海遨游。可不幸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夺去了他父亲的生命，也冲走了那些美丽的梦想。父亲在走之前，曾留给文光一把钥匙，并告诉他如果想寻找他的话，就去找一个有40艘船只的远洋船队，那里有他留给他的东西。钥匙仿佛承载着某种神秘的使命，40年来，文光无数次地想把这把钥匙插进那未曾见过的锁孔，寻找父亲的遗物。然而，岁月如梭，心中的疑惑却始终未解。

银奖

40年后的今天，文光站在这片曾经熟悉无比的海岸，目光如炬，仿佛穿越了时空的迷雾，又回到了那个父亲带给他的虽然短暂，但却美好而温馨的童年。海水轻轻拍打着岸边，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温柔而又动人。船只渐渐逼近，闪烁的灯光如天上璀璨的繁星一般，令人心中涌起一阵紧张与期待的浪潮。文光的思绪如潮水般翻涌，童年时的记忆好像电影片段一般一幕幕的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他想起和父亲一起在海边捡贝壳的画面，和父亲一起讨论梦想的那段美好时光，可随着父亲的离去和时光的流逝，如泡影般被无情的现实冲淡。

随着船只的靠近，文光心中充满了不安。这长达40年的漫长等待，终将会得到怎样的回应？手心里被他紧紧攥住的钥匙闪烁着微光，仿佛在暗示着什么，难道他终于能打开那扇封尘已久的门，揭开父亲的秘密吗？人群中，一道苍老而低沉的声音打断了文光的思绪："你在等什么？"文光抬头，看到一位形如枯槁的老者，却仿佛在他的身上看到了父亲的影子。"我在等我父亲。"文光的语调缓慢而坚定。那老者看着文光坚毅的脸庞，恍惚间仿佛又看到了40年前那名怀揣着伟大梦想，最后却葬身海底的船员，也看见了文光手里那把被攥紧的钥匙。老者没有选择接话，反而轻轻地说："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把钥匙和一扇门，有些通往过去，有些却指向未来。"老者的眼神中透露着深邃的智慧，"而真正的钥匙，不在于材质或者形状，而要看你如何去使用它。"

银奖

这句话瞬间让文光心中升起一丝明悟：他终于意识到，在这无尽的等待中，时间的流逝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次成长和蜕变的机会。等待并非无所事事，而是将失去的痛楚化为力量，等待着某个时机喷涌而出，成为重新前进的动力。老者拍拍文光的肩膀，轻笑了一声，便消失在了人群中。文光坐在岸上，在潮起潮落间，文光回想起曾经的梦想。他是否可以继承父亲未完成的事业？是否可以在这神秘的海域之上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新天地？他想起父亲透露的那些关于海洋秘密的奇妙故事，想起父亲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种对生活、对梦想的热爱。海风依旧轻拂，文光深吸一口气，放下了以前的执念，决定不再探究过往，而是心怀希望，迈向未来，去拥抱那广阔的世界。40年，他早已不是那个被过去所羁绊的孩子，而是一个有勇气去探索世界的新生者。随着其他船只慢慢停靠，文光心中的期望达到了顶峰。他走上前，与那些同行者交流，分享对未来的憧憬。或许，正是这份对未来的渴望，让文光久违地感受到了一种生命的热情。

在夜色的映衬下，那大大小小的船只悄然映入文光的眼帘，仿佛一座通往新生活的桥梁，带来了新希望。文光明白，属于他的旅程才刚刚开始；人生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对未来的一次开拓。钥匙在手，未来可期。他心中涌起了一股坚定的信念：他要用手中的钥匙，在未来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条大道。

桌上的苹果泛着蜡烛似的光，衬得那本子上的“40”愈发刺眼。

铅笔歪斜地躺在尺子旁，像被谁匆匆掷下；笔筒里的笔们挤作一团，噤若寒蝉。“你倒是说话呀。”苹果忽然开口，声音显得脆生生的。

本子上的数字渗出一滴墨：“说什么，我不过是页纸。”“可他们写你的时候手在抖。”苹果滚近一步，“四十岁？四十罪？还是四十次……”铅笔突然插嘴：“是四十首诗，他写废了四十张纸，最后只留了这个数字。”尺子冷笑：“用我量什么，诗行还是皱纹？”笔筒里窸窸窣窣，有支红色彩铅小声嘟囔：“……像验尸报告。”满桌寂然。窗外斜阳正把“40”的影子拉长，贯穿整个桌面，如同一道新鲜的刀痕。

苹果忽然被咬了一口。

无人看见手。

银奖

主办者

圣婴小学
HOLY INNOCENTS' PRIMARY SCHOOL

沈家门小学
Shenjiamen Primary School